

烽火十城

著 徐 盈

烽火十城

著 者 徐 盈

出 版 者 文萃社(上海·北平)

總 經 售 中外出版社(北平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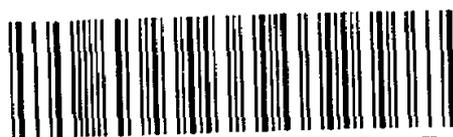
定 價 八〇〇元

三十五年六月北平第一版

目次

北平關處執行部	1
從張家口說起	13
張家口人物速寫	19

集寧風砂	26
從濟南看山東	32
彭城走馬記	39
大河南北	45
歸綏一瞥	51
太原印象	56
延安的春天	63
「中原戰事」以前	71



3 0664 2175 5

一 北平調處執行部

二十年前，駐紮在天津的美軍步兵團團裏有一位馬歇爾中校，他以二十年的默默努力實現了拿破侖的一句話，「每個士兵的背囊裏都可能有一條元帥棒」，他的雙肩上佩有輝煌的五星元帥章，他「冷靜犀利有如一柄外科大夫的解剖刀」，又以特使身份到中國，同時却肩起了中美蘇七八萬萬人民的希望與運命。

馬歇爾，是一位身經兩次大戰的六十六歲老軍人，前額突出，雙目圓睜，兩頰下削，有如一隻智慧的大猩猩，他在來華的第七十日——二月二十八日到了舊游過的北平，他備有相斫了十八年的兩個反對黨的領袖張治中與周恩來，他要巡行大北方，做和平的播種。

馬張周三委員向執行部之講話，遲至五時二十分才開始。白魯德首先代表同人致歡迎辭後，張治中首稱：「執行部七週來對國家有很大貢獻，又代表政府一再向美國朋友致誠懇的感謝。」中國好比一個家庭，有了問題，有好隣居來促進團結與幸福。」設此項工作能完成，即和平統一民



主新中國的完成。張氏又稱：政府與中共爲自己家的兄弟姊妹，應有互讓互諒及自行反省的精神，並自美國朋友處學習。我們在重慶開會，常說馬歇爾是我們的教授，中共朋友不以爲太冒失嗎？周恩來致辭，首先代表中共向全體致謝，繼又感謝美國友人及馬帥。並稱停戰恢復交通遺俘皆不是孤立的，與蔣主席領導之政協會議之五項協議及星期一發表之軍隊改編方案皆有聯繫，一切皆爲了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的前提。諸君今日艱辛努力，實已在解決今後困難上立了基礎。繼表示同意張部長的^話，我們可互讓互諒，不計過去是非。任何困難發生時，當求其在我。困難雖自對面來，我們要伸出團結的手，求問題的解決。末稱，願保證百分之百的完成，建設一個和睦的大家庭，諸位則是先鋒隊。馬歇爾在全體鼓掌聲中致辭稱：「這個會的性質是特殊的，我要給諸位講更多的事情。」首先盛讚執行小組工作的努力與成就，謂對遠東有不可估計的大貢獻。繼稱執行部工作爲歷史上的奇事，使利益衝突的雙方作到了非常劃一，辦事有效率，對世界有了直接影響，因中國之和平與繁榮有助於世界前途。對於軍隊復員協定，有人以爲不可能的，我們有了協定，而且很快的執行。馬氏讚美互相尊敬與合作的精神，謂以中國的資源與人民的動苦，中國定要解放出來，站在世界應有的地位上。馬氏於說明新任務即將開始後，又稱個人情感是局部的，不重要的。今日的要務是爲了四萬萬人，爲了中國繁榮，爲了世界繁榮。三氏乃於全體起立鼓掌聲中退席。

調處執行部工作了三個星期以後，經過了不少的風浪，費盡三方面的心力與唇舌，在政治協

商會議成功閉幕的第二天，也就是農曆的元旦前夕，發表了第七號聯合公報，第一次引用這樣的句子：「已有相當滿意之成就」及「普遍流行着真正之樂觀」。

新聞記者對於執行部的新聞抱着最大的關心，但同時也最難下判斷。這個像是靈敏的溫度計，升降特別迅速。隨地隨時都受氣壓變化，報道可能有風雨的到來。不論它這三週來是如何多變，但停止衝突已然實現了，今後的重心，已轉入恢復交通問題。「增加小組派至各處加以澄清之戰略區域，已派出者十一組。尚有二十組，不久亦將派出。」執行小組的飛機逐日都在滿天飛，補給的物資三日一輪，中外記者有三十餘人已分別到了各戰略地點去訪問了。

在這時間內，已有九個中心小組和幾個普通小組分佈在十個省區之內。張家口小組是第一個出發的，一月十五日便以專機將政府代表郭亞生及美代表赫理士送到地點，與中共代表易耀彩開始工作。

中心小組的出發，始自十七日集寧小組，那是政府代表林光燭，中共代表孫致遠，及美方克瑞格上校所組成。同時出發的另一小組是赤峯小組，政府代表章佩，中共代表爲段蘇權，美方代表爲戴提落。後一組因爲蘇軍未撤，飛機一度因事前未曾聯絡完善而被扣留。

濟南小組在十八日出發，政府代表涂叔五，中共代表陳叔亮，美方代表雷克。這一組的面積太廣，包括膠濟路線。大同小組在十九日出發，政府代表溫天鶴，中共代表李波，美方代表霍雷。第六號公報說明他們的工作順利。

徐州小組與光山小組同在二十日出發。徐州小組政府代表李樹正，中共代表爲王世英，王爲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光山小組，政府代表爲鄧爲仁，中共爲薛子正，美方爲福特。兩處都有了協定，衝突漸趨停止。

廣州小組在二十五日出發，政府代表黃偉勤，中共代表方旭，美方代表米勒，因張發奎將軍否認當地有中共部隊，因而未開始工作。

新鄉小組三十日出發，先到焦作，後轉新鄉。政府代表曾樂陶，中共代表黃鎮，美方代表柯敏士，同赴修武視察地方情況。

一月的尾日，三十一日，有二個小組出發，即承德小組，政府代表岳昌濤，中共代表陳伯鈞；侯馬小組，政府代表沈國輔，中共代表熊白濤，這兩個戰時地帶不僅爲了衝突，而且爲了交通。

二月一日出發有太原小組，美方代表和禮，政府代表鄒陸夫，中共代表許光達。二日出發的有德州小組，政府代表劉金銘，美方懷特，中共代表宋紹德。五日出發的有石家莊小組，政府代表胡屏翰，中共代表徐德操，美方代表爲葛瑞波，在石工作後，即轉赴元氏。八日爲了濟南小組工作困難，想要增派一個小組，十日已出發目的地爲泰安，政府代表陸翔，中共代表華誠一，美方奈浦：（在最近二個多月又先後成立淮陰，南口，焦作，泊頭，高密，棗莊，安城，安陽及東北共計三十一小組）。

以上十多個小組的報告，完全要通過三個階段，才能發表正式的公報。第一個階段要經過執行科的研討，這裏包括有美國科長白魯德少將，政府代表周助武少將，中共代表宋時輪少將。羅賓遜委員在第九號公報上說明「對於各執行科官長之合作精神，深表讚揚。」「對於完成執行部使命有巨大之幫助。」

參謀長會議上的研討，進入第二階段，美方海斯柯參謀長，政府蔡文治參謀長，中共羅瑞卿參謀長，這三方面的會議也是連日不休，即星期日也無例假。蔡參謀長三十七歲的年青將軍，是抗戰以來的大本營作戰科長，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兩度出國，從事協同聯合國作戰問題。羅參謀長的經歷一如葉劍英委員，經過長時間的戰亂生活。這個會議上的決定，方能成爲提案，送到三委員處作最後的決定。蔡文治參謀長非常看重自己的使命，他說我們的雙肩上有國運的重担。

調處執行部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所在。美方是個仲裁者，希望由荒漠野上的廝殺進入協和醫院的大樓中，爲舌劍唇槍的戰鬪，如今已然實現了。

在舉國反對內戰的空氣之下，可以說，沒有這樣一個特殊性的機構，也就望不到和平。

這是一月內的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第三天，停止衝突命令開始生效的那一天，美國馬歇爾元帥的專機運載了這一批「稀客」到北平，那就是由美國羅賓遜，政府鄭介民，中共葉劍英三委員爲中心所組成的北平調處執行部到了。

當那三個人以不同的服裝與姿態走下那銀色飛機時，使人不能不想到，如果在四個月前便有

這樣的一幕，是否便沒有這次大悲劇的演出呢？難道這應是屬於歷史的必然的命運，必要有慘重的犧牲才收得結果？

每個人都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從每個人的半生經歷上，可以看出每個國家的邁進與個人間的聯繫來。經過記者的要求，三位委員各自公開了他們個人的史料，不同的經歷造成不同的性格，各自用了極限以下的忍耐來執行這個繁重而艱巨的工作。

羅賓遜委員，美國政府的代表，他雖然在處理軍事，但文質彬彬，却並不像一個軍人。他是現任駐華大使館外交代表兼公使銜。

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來華，為美大使館經濟顧問，負責使館內經濟事務並指導美在華之軍事機關，九月升任外交代辦，當赫爾利返國以後，調任駐華外交官。

羅賓遜是弗吉尼亞人，第一次大戰時為驅逐機駕駛員，先就學在該州之荷吉軍校及威廉瑪麗學院，後畢業於美國銀行學社，專習銀行學，經濟學，及商法。第一次大戰期內，自普林斯頓軍事航空學校及阿拉巴馬州泰勒飛行學校畢業。他在二十八歲（一九三二年）為弗州開拓銀行及里士滿城信託公司副經理，後又加入一投資公司。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為里士滿交易所所長，後又在當地經營企業及在慈善機關供職，歷一長時間。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羅氏應斯退丁紐斯之邀請，脫離企業界出任政府戰時工作，担任租借法案

對漢執行處處長達二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十月，羅又應國務卿之約，入國務院任務。留居華盛頓期間，曾與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農業部各政府委員商討中國問題。羅氏曾隨美國國務卿出席舊金山會議，曾與出席會議之中國代表團商討中國的一般問題作爲來華的事先準備。

羅氏對於參加停止衝突命令的解釋是美方僅以友誼及中立之旁觀者資格協助中國執行雙方協議：「我願意說明一點，就是這個決議是中國人的決議，而不是美國人的意見。假如雙方都承認的事情，我自然並無異議。」

美國人是以此原則處理政府與中共間的停戰、交通、受降、遣俘四大問題。

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氏的鄭介民委員，今年五十歲，二十二年前（一九二五）他加入黃埔中央軍校，翌年赴蘇聯，入中山大學，越二年，返國，一九二九年初任委員長的侍從副官，不久又爲第四軍秘書。

從軍人一度轉入政治，一九三〇任廣西省政府委員，一九三二回到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一九三三年到古北口參加作戰，這時候他的職務是軍委會北平分會參謀。

一九三四年奉派赴歐研究參謀業務，並有著作，次年歸國任參謀本部二廳五處少將處長。

跟着七七事起，鄭改任第三處處長，一九三九年升任中將副廳長，是秋入陸軍大學受訓。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爆發的一年，代表中國參加星加坡同盟國軍事會議，又赴荷印魏非爾總部任聯絡之職。

一九四三年升任第二廳長，秋奉命訪東南亞總協同對日作戰任務，討商作戰聯絡，在滬又參加中美聯合參謀會議。

這位不滿五十歲的少將得有中國三等雲麾勳章、忠勤、積學、英帝國勳章及美國武功勳章，著有軍事情報學，游擊戰研究，諜報勤務草案等書。

他的經歷與這次戰爭中的大小事件相應和，洞悉國內實況並且又瞭解整個國際局勢，當他到了北平下機以後的第一句話，便是希望「坐飛機來，但坐火車回去。」使執行部的任務早日完成。他本來有成本大套的舊賬可算，但他笑笑說：「不算舊賬，不算舊賬。」

葉劍英和鄭介民可以說是同鄉與同歲，在一八一九年在廣東梅縣，一九一九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第十二期，一九二〇年參加當時在福建漳州的惟一國民黨領導的部隊，不久就到了廣東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各次戰役。

一九二三年隨中山先生出師桂林討伐軍閥，到陳炯明叛變以後，回師廣州，又隨中山先生乘中山艦，挺進白鵝潭與叛將陳軍相持多日，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創辦黃埔與故廖仲凱氏參加籌備工作，並担任教授部的副主任。一九二五年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指揮部參謀長，督師南昌，攻克南昌後，改任新編第二師師長。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乃去歐洲遊歷，一九三〇年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國紅軍參謀長，及紅軍學校校長，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六年雙十二事變至西安奔走和平，抗戰後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自一九三八至四三年，在南京漢口西安桂林間奔走團結，後返延安。

一九四五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至渝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旋又被派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委員。

這位半生全在參謀長生活中的南國人士是第一次到北平的，對於九年未商談成功的團結，這一次却抱了最大的決心。「團結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喜事，」他說：「我們希望對於和平建國，先有一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共同承認的綱領，然後再談政府的組成份子。」

自從他到來以後，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可以在大街上公開散步了。

北平上空每天飛機嗡嗡不絕，這就說明了這個古老的文化城今天已成爲一大軍事據點，十個外報記者住在北京飯店內，隨着執行小組的飛機繞遍大北方，接觸到每一個鄉村包圍城市的突出面。

美國方面大量使用着租借法案的器材，發動各部門最有效率的人力；政府方面調用了軍政軍令及調統局各單位的優秀幹部，不僅了瞭解軍事，而且洞悉外交；中共方面也動員了所謂，「騎驢馱子」的十一個單位的參謀長，紛紛來自陝甘寧區、晉綏區、晉察冀區、冀熱遼區、晉冀魯豫區、山東區、華中區、中原區、浙東區、廣東區和瓊州區，各式各樣的人都凌空而降，在北平集中而又分發出去了。這種情形，任何時間任何人都會感到陌生，然而，時間讓這種生硬的局面

慢慢自然起來了。

從一月十三日三委員到平之日起，到二月十二日，這漫長的時間內，由美國共三方面發出的聯合公報一共有十次，其中包括有和字一至四號的命令和臨時指令，小組的報告及工作情緒的說明。新聞發佈組且曾發過一二次不列號的公告，如富毅氏的追悼會之類。

第一號公報在一月十五日發出，說明各地散發停戰命令。在這一週內，戰事並未停止，且有較大的衝突，二十一日發表立即停火實行隔離的第二號公報，這命令同樣被送到各地散發。二十二日的第三號公報說明泰安停火，二十四日的第四號公報指出信陽以東衝突停止。

與東北毗連的熱河，直到今天火藥氣息尚未完全消失。二十三日蘇軍撤離了赤峯，接防問題立刻變為執行停戰對象中最有爆發性的一個。二十六日晚十時，三委員才同意發出了如此措辭的第五號公報：

「各委員希望說明本部並未命令杜聿明將軍佔赤峯（熱河），如中央社錦州電所述，而相反者為執行部命令國軍及共軍各級將領遵行停戰命令，停留於一月十三日午夜前之地點，而不得再行移動，且曾令任何一方軍隊不得進駐赤峯，以接收蘇軍撤退後或將撤退後之防地。」

這問題因此才算告一段落。二十八日發表第六號公報宣佈晉冀察綏交界停戰。二月一日在協商會議閉幕後一日宣布停止衝突已獲滿意成就，恢復交通，正商原則。這個便是充滿樂觀的第七號公報。

但是事實並不盡如希望，當二月五日第八號公報宣布豫北停戰之時，各地的偽軍問題，交插在國共與日軍之間時有紛爭。泰安車站一幕對立的全武行，說明了內涵的嚴重。據聞在會議期間，爭論至為激烈，中共痛論偽軍的罪惡，政府方面則指出中共亦收編有偽軍。到最後則如二月九日的第九號公報所指出：

「偽軍如係國軍或共軍承認者均屬於停戰令範圍之內。」

到這時，一場大惡夢，經過了一月的時光才算由大而小，由小而停下來，進一步地才能談到恢復交通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爭執更為激烈，中共方面認為「恢復交通應帶來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政府方面說「停止衝突應當包括停止物資封鎖和地下活動，為什麼還不能做到？」大衝突是沒有了，但在犬齒交錯的地帶，仍然不免時有小摩擦。政府方面却說，政府決不會主動地衝突，中共也在說，保證得到停戰令以後，團以上幹部不會自由行動。雖然，他們却也坦白承認，只有一個地方是中共部隊的過失，即本月五日的侵入東光，葉委員已然下令懲戒負責人員。

執行組美組長白魯德把恢復交通的問題帶到重慶去，由三人軍事小組來商談，才算決定了原則，交由執行部公佈執行，這就是十一日發表的第十號公報具體指出恢復交通的辦法成立鐵路管理科，屬於執行處下之又一單位機構，同樣要派出小組到八條鐵路去，首先去的是津浦，平漢，膠濟，中共對於平綏的恢復則最殷切，如果不再於政治上問題的影響，則幾個月後也許可以通車了。

「修路的辦法決定了」，一位中共方面的代表說「但管理的具體計畫則仍在重慶詳加研究中」。

政府方面說，中共對於每個問題都要留下尾巴，但中共則在表示，交通不應再來戰爭，雖然雙方對於美方主持人的公正態度。則同加感佩，據美方觀察，每個北平得不到結論的問題，只有拿到重慶去交軍事三人小組得結論，而那三人小組的結論又要與和平統一民主的總政治方向息息相關。

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受降與遣俘，這四大問題已有一半得到了結論，每個結論的獲得都是最大忍耐的成果。每個問題都是多角而有枝節的，執行部的工作者近來稍感輕鬆，因為後兩個問題無論如何不如前二者的沉重了。

這算不算是「滿意的成就」，各方面各有其滿意與不滿意的答案。中國在矛盾中邁進。

二 從張家口說起

在五天裡面，跟着馬歇爾專機先後到了張家口與延安。這是中共管理下的兩大城市，一個是勝利後的新解放區，一個是有十年以上歷史的老根據地。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這兩個區域的被封鎖狀態似正在消除中。張家口，已到了北平去的大糧商，輸出的市場在謀恢復，一條平綏線分爲東西兩段，傅作義曾向周恩來說道：「我們綏西種植水稻成功了，去年生產了二十萬擔。平津正在缺糧，可惜我們運不出去。」周恩來跟着便道：「我們的聶榮臻將軍也這麼說，張家口不僅有糧市，同時還是大皮毛商場，可惜也是被封鎖着，一樣也運不出去。」執行小組坐着吉普車在破壞區域走了一轉，發現修復工作並不如理想的困難。延安沒有鐵路，有一條通西安的公路，也因久不使用而破爛不堪，但這次到延安，據邊區的負責人談，近來已能用汽車來往延安西安間。這些招待軍事三人小組的盛饌，可能就是新由外邊購置進來的。

延安與張家口，這是兩個迥然不同型的區域，前者至今仍是一個農村，而後者是一個都市，為教育今後在城市的工作人員，延安的大批幹部騎着牲口或步行正向這個新的都市環境的解放區出發。

雪後張家口，一點也不寒冷，飛機場是平坦的，幾乎看不到四周包圍着的遠山。從飛機場到市中心的二十分鐘的路程內，看到綿亘的工場與學校，一律是日本式的，這些都是最近八年來在敵偽手中的新設施。

也許從農村來的人比較更容易瞭解這個新興的都市，這是長城外的三大旱碼頭之一，處在游牧與農業社會的邊沿上。在這裡，所有的設施與建築，無一不是為了敵人的榨取與需要，像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孤城，被沙漠包圍着，所有的繁榮完全靠他向農村的吸血的結果。

丁玲蕭三和晉冀察日報的朋友們陪我們進城，丁玲帶了一個皮帽子，穿着士兵大衣，蕭三則穿着舶來品的皮短襖，我問他們是不是也在聯大教書，他們却同聲否認，表示那樣整個的時間却要花在別的事情上，不能安心來創作了。「我們是自由主義的！」丁玲新寫了一個劇本，是曠工生活的，短期內就可以演出，還有不少的作家留在宣化，十五日起大復員運動，工礦區域行將展開趙占魁運動，鼓勵生產。只有生產，才能對抗那惡性通貨膨脹的狂潮。

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到這裡來從事一批新的工作人員，他說：

「中國新教育五十年是失敗了，多少漢奸都是從這中間訓練出來的，我們這八年來從事另外

一種訓練，可以說，我們的學生中很少有人去作漢奸。」

蒙人有蒙人的學校，回民有回民的學校，聯合大學的學生則是根據實現的需要設立三個學院使學生出來即走到群眾中間去，在不同的崗位上向同一目的進行，即爲人民服務。

比較散漫的農村工作幹部到城市來工作有無困難。晉冀察邊區行政委員會主委宋啟文坦白承認「有的。」跟着他便解釋：在農村中的工作對象是農民，而城市中的工作對象則是工人。張家口雖然也有不少農民，但以工人爲主。全市十七萬人，工人及其家屬要佔三分之一以上，而以鐵路工人爲主體。

「中國工人在敵僞時代是够痛苦的，除了物質上痛苦以外，還有精神上的痛苦。我們來了以後，首先便是來改善他們的地位，允許他們有組織工會的自由，管理方面，不許打罵，八月底入張家口，一個月之內，所有的工會都組織完成了。工資方面，是按糧煤布三種物價來折合的，分別增加百分之二五至六十。」

「城市影響城市，張家口的物價，隨時在受平津的影響。爲了糧食要輸出，小米每斤已自邊幣二十八元漲至六十五元（每元邊幣合法幣二元七角）糧價的上漲，當然便影響了一般物價的上漲。那每日二萬担糧食集散的市場控制並不是容易的事，爲了安定民食，便把平抑糧價的糧食公司恢復了。（皮毛的統制早已取消了）」

爲了安定人民的生活，他們正謀各種工礦事業的恢復。宋主任說：除了龍煙鐵礦以外，可以

說大致都有了頭緒，輕工業百分之九十已恢復了，但有些事業由於對外依附關係，不能不又行停止，如綏母工廠與電石廠缺炭精棒，如火柴廠仍缺原料。聽說他們對於沒有開工的廠礦工人，都給以政治教育，或者暫時到其他部門去工作，已開工者跟着便舉行競賽的挑戰了。

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的向右轉走，並沒有在這些區域裡實現。就在馬路上的匆匆一過時間內，我看出商業似乎仍是十分蕭條，這個政權對於商業資本的膨脹的有壓力是當然的，囤積居奇者不會和官吏變為一體。

在這個區域裡，每個人的自尊心都好像很高，我去訪問一個守衛機場的士兵，這人不肯回答一字，却說：「我沒有功夫，我在勤務。」一個人的意志被鍛鍊得不因對方的衣冠而有所轉移。這一點正是最凸出的特性。

陝北盆地區域內，在地表上擁擠着像波浪似的山頭。有些開墾過的，受了火與鐵的洗禮，像是菌罩，罩着一頂銀灰色的帽子。

飛機我着了延安，不久便到了延安。延安擠在這些波浪的山頭中間，並不像一個城市的樣子，當抗戰初期，敵機把老延安城炸平以後，圍繞着這古城，形成了幾個不規則的村落，城門外創造出了一條新街，多少新建的房屋的本頭還沒有被漫長的歲月熏黑了，最近延安的當地人請求政府恢復延安的舊城。

延安的市民只有一萬多人，但當地的公教人員及軍隊則為上數的幾倍。延安的房屋似乎並不

足以容納這麼大的一個數目，由於木材與磚石的困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住在冬暖夏涼的窑洞裏，過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延安本身解除了很多的生產矛盾，落後的生產與落後的享受恰能够配合，但這一切的工作者並不閉塞，他們的意識形態，却與舉世的民主大潮流合拍進行。

當我到張家口時，我想要知道中共的幹部如何管理一個新的城市，到延安，我想知道的則是八年來被封鎖中及施行土地革命後的延安，有些什麼設施已經在本地生了根。

從最老的留延三位老人到最年青的幹部，從毛主席到一個勤務員，都在談到這一方面的有關問題，他們一致相信，即便是中共中央全部人員離開了之後，延安也不會是過去的延安了。多少的亮眼瞎子，認識了字，有了起碼的政治認識，多少二流子變爲生產者，多少的貧農變爲新富農，這一些都是新的政權的擁護者。

「假如我們走了，」七十歲的徐特立說：「可能最缺乏的是兩種人，一種是教員太不夠了，一種便是技術人員。」

這兩種都不是很快便可以從黃土裡生長得出來的。訓練人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特立老先生便說：「我在想，如何給成人編一套教科書，用函授的方式，使他們都得到應當瞭解的知識」。徐氏坦白承認農村工作幹部的習慣不適用於城市工作，但環境不同了，很快的也就可以克服，我表示了擔心的是會不會即刻受了城市內腐化圈子的包圍，徐氏則表示有人民作監督，不容易作

與人民需要相反的事。

陝甘寧邊區的副議長，六十三歲的謝覺哉，也這麼說：三月二十五日起再開參議會，爲的就是要討論這一類的事務，他說：「新的富農是不會變質的，因爲他的一切是共產黨來了給他們的。」今年却更要擴大生產運動，因爲公教人員開支了很大的流動，而不能再照常生產，這一類的負擔自然便落到人民身上。

還有一個更大的顧慮，便是通貨膨脹的泛濫，到了邊區，會將一切的自給自足的事業摧毀，而外國貨更可能以價廉物美的姿態無孔不入。林祖涵氏便說：「是的，我們已然考慮到這個問題，邊幣也是跌，八至十元換一塊法幣，不過我們是以實物爲本位，而不是以幣制爲本位，所以公教人員還能照常過生活。我們的生產事業自然要以相當的緊縮，如紡織是業餘的沒有工資的手工業，不論如何都可以存在的。」

邊區祕書長羅邁更在說明這種不等價的交換，使農業生產者如何吃虧，「農業與工業的剪刀形，我們看差是一天比一天的大了，農產品漲一千倍，工業品却漲了三兩千倍。」邊區需要外面供應加多。邊幣的價值便只有下跌了。每個解放區內各有其經濟的壁壘，幣值的比例的事低，全視其對外的仰賴程度而定。

中共區域內認爲民主是經濟性的，沒有豐衣足食，便沒有一切，沒有生活的保障，一切便失了出發點。徐特立欣然道：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嘗過失業的滋味，但我隨時在準備使我不至失業。」
在這失業失耕的時候，也就是需要麵包工作與和平的時候，看了在另一種氣氛籠罩着下的張家口和延安，令人起了無限的感慨。

張家口人物速寫

聶榮臻

四十七歲的留法電機學生，經過了二十年的戎馬生活，便是今天的晉冀察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他的部隊在八月底打進張家口，這個大城不僅是邊區一六七縣中的大城，也是所有解放區中的惟一大城，繳獲了日本人最多的囤積品。

聶司令穿綠呢軍服，大馬靴，身材已是四川人中較高大的，面色紅潤，但頭髮已灰白了。只在他這個區域內，就有正規軍三十萬。我問他游擊部隊轉化爲正規軍的過程是不是相當艱苦，他承認是事實，但他跟着說：

「我們的弟兄多是農家子弟，好在快要縮編了，他們回各家裡去種田，不成問題，我們自然要好好幫助他們。」

聶司令的軍部設在根本博的司令部內，有相當歐化的設備，日本式房屋滿是西式傢具，有人

問他是否收容了日俘，日偽甚至敵偽的壞蛋，他堅決否認，他說：

「八年來他是殺我們的，這怎麼可能。至於日本解放同盟，則只是沒有槍的宣傳兵而已。」

賀龍

在宣傳戰中不知道死過多少次的賀龍，三月中旬方在北平度過他五十歲的生日，他的朋友們爲他開了一個大慶祝會。

賀龍一看便是個典型的軍人，留着小鬍子，穿俘獲得來的日本大衣，嘴裡叨着一隻很有歷史性的烟斗。他說話簡短而有火氣，似乎隨時有風暴跟着到來似的。

一九三八年起，大青山的游擊根據地便已創造起來，慢慢擴充到七萬人，建立一個三百萬人口的晉綏邊區。這裡原是一個大糧庫，兵員中且有蒙古人。八年來，一面打仗，一面生產，直到日本投降。

賀龍忽然嘆息一聲道：「老偽軍搖身一變而爲國軍了！」過去他的敵人李守信，王英之流，如今仍然不斷與他接觸。每一次戰鬥中，無不夾雜着這個問題仇人見面因而更加眼紅。「他們過去是幫助敵人殺我們的！」

蒙古區域的政治問題，賀龍說那是蒙古自治聯合會的事，主席名爲雲澤。綏蒙軍司令姓姚名浩，臉上有一大刀口，像隻牙兒橫在腮上。

蕭克

平津一帶的人民震於八路軍的名子，就是由於蕭克和李運昌及其部隊活動的結果。一九三九年，蕭克到了平西，組織挺進軍，開展了平北冀東的游擊戰，從重慶來的

新聞記者陸詒，當時曾站在妙峯山上望北平風光。

蕭克是位瘦弱的廣西人，個強但貧血，穿着一身姜黃色軍裝，大馬靴。跑二萬五千里到延安，又轉向華北的北部進入東北去。他建立了非常好的軍民關係，使冀東人民有一次很大的勞軍運動，豐潤一縣募得子彈十九萬發，薊縣捐槍二百餘支，婦女及兒童每人都捐一件禮物給士兵。遼闊的冀熱遼邊區的抗日根據地從此建立起來。

這位瘦小的將軍說：「平北的每一個山的根據地上，有幾年幾乎天天都有轟炸，日本的航空員在可能的航程內作擲彈演習，要把每個山都炸平，但是我們的人不都是仍然活到現在嗎？」

成仿吾

華北聯合大學校長成仿吾這樣對人說：

「新教育辦了三十年，失敗了，很多的漢奸是大學改業的。我們在這八年訓練了二萬多學生，可以說犧牲的太多，而漢奸則很少很少。」

華北聯大有三個學院：法政、文藝、教育。法政的學生都是未來的地方幹部，一邊讀書，一邊學習服務。文藝學生則是學習人民藝術形式來表現與創造。教育學院出來的則是以新的宇宙觀社會辦人生觀，來教育下一代。對回民，對蒙民，各有其學校，工業與醫學也正在利用日人的工具來訓練為人民服務的技術員及醫師。

成仿吾，短小而堅實，說話的聲音也很沉着。

于力

于力，原名董魯安，燕大國文系主任，十二月八日以後不見了，近來才發現他到了張家口，而且被推為晉冀察邊區參議會的副議長。

這是一位有浩然正氣的老頭兒，有黑色的絡腮長髯，當欣然笑語時，更發現他還落了一棵牙齒。燕大的學生在這裏工作的有五六十人，很可以組織一個同學分會了，他們都非常恭敬這個老頭兒，都說，想不到一個學佛的老頭，大澈大悟後竟站在革命的最前線。

于力要我這樣來告慰各地掛念他的朋友們：

「我對於教育摸索了二十年，到今天才算我到了能夠為人民服務的地點，我也相信教育的意義應當就是這樣」。

二十年的長期苦惱解脫了，道老人因有幾度蛻變，而重新成爲青年，或者也許可以說，站在青年人前面。

丁玲

和丁玲有整八年不見面了，見了面，看她仍然和八年前一樣，只是那時的破軍服，今年已變爲呢外衣，還在風沙中戴了一頂男人的皮帽子，年光似沒在她臉上有什麼

印子。

有許多人叫她「冰之」，她憶起舊來了，北平郊外的風光，上海的朋友，重慶出版了她的「我在霞村時候」因署名冰之而不能暢銷的事。最近寫了一本鐵工的劇本，是她住在宣化時候寫的，我問她今後是否要由寫農民而工人，由寫小戲而大戲了，她說恐怕是的。

「在宣化，我因為只注意自己要寫的材料，見聞不多。」但她也很說了一些可供新聞的材料，如趙占魁運動將在工業區發動，沒有開工的龍烟礦工人，將在教育中轉變崗位，工人的生活提高了，他們的地位正在改變中。

丁玲不願意在聯大任課，因為那樣會妨礙她的寫作生活，但却在為張垣作社會教育性的公開講演：知識份子的任務。

蕭

三

蕭三是位詩人，是位理論家，是一位翻譯的好手，在張家口的文化人中以他的服裝為最整潔，那皮外衣還是外國貨，而頭髮也剪得如紳士。

他在譯書，也在寫作，偶然也會對同學講演毛澤東的故事，受到很大的歡迎，我問他為什麼不去教書。「我是自由主義者，」他說。「我為了寫作不能那麼耗費時間。」

他是一九三九年從蘇聯到延安的，途經新疆，盛世才沒有留難他，但是不准他和茅盾見面。

「中文的國際文學只編過兩期，就停刊了。」他又說。「英德法俄四種文字的國際文學向延安寄，往往是德文的最易收到，大約是想懂俄文的太少吧。」而蕭三，便是一位俄文通。

到了張家口的人，不少都又想念延安，而留在延安的人，却又多半想出來。蕭三說本來想到北平，多看點書，近來則想回到延安去多作一點事。

在鄉村包圍城市中，次要的城市却仍然受主要城市的領導。在北平天津邊沿上的張垣，物質也在逐日高漲中。

宋邵文

「以糧價來舉例吧，小米在遼糧地是十五元邊幣一斤，阜平就要二十四元了，張家口却由二十八元在三個月內漲到四十五元。」

邊區行政委員會宋邵文主委承認共產黨過去以農民為對象，今後則不得不在城市以工人為對象了。

「談到工人問題，首先是改善他們的生活，用政治地位改善他們的精神痛苦，同時提高待遇，以改善他們工資低，或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的痛苦。過去每人只有偽蒙疆票四千至八千，今天則加邊幣一萬至二萬五千元之實物，依糧食布匹和煤炭折價。」

物價高漲了，工人的生活以實物計，不使他們受到影響。張家口十七萬人，有工人三萬，最多的是交通工人，邊區政府同時也沒有忘了農村，鄉下正在普遍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宋主任用山西口音說：「我們要學習——像小孩子一樣地學習。」

楊春甫

軍區的政治委員兼張家口市長楊春甫給我很多說明，指出這個地點在蒙疆區域內的重要性，它是察北，察南農牧商業活動的交叉點。

楊春甫年紀青青的，像一位大學生，穿着一身延安青呢制服，滿臉堆着笑容。他說偽蒙疆政府的一切統制今天都已取銷，但是控制價格的機構，則仍然存在，如糧食公司。

「張家口是一個每天有二萬石糧食交易的大市場，我們不允許商人自由操縱市場，這幾天，平津的大商人已到處正進行購糧。」

「皮毛貿易，就要復興，我們在組織並協助商人到蒙古草地去，照當地習慣是春天賣皮貨物，如綢布茶及各種工業品，到秋天去收皮毛。自然，一切陋規要取消了，由於蒙古人民的知識逐漸在提高，便可以減少不少非法的剝削了。」

楊春甫對於當地情況非常熟悉，我問他何以如此，他說，因為他在此地工作了很長一個時期。

三 集寧風砂

從張家口到集寧飛了五十分鐘。

驚蟄以後了，北方仍然在凍結着，長城內外，更是不出星點的綠色，山頭像海裡的波浪，陰山山脈的陰面，則還蓋着一層未化完的白雪。長圍帶子似的銀色小河流纏繞着那些可以種植的梯田，一直到山腰。

平綏路沿着水道，切開了蒙古草地，在游牧與狩獵的地帶裡，創製出集寧。這城的東南方有由哈柳台河，喀喇河，烏蘇諸水匯聚而成的蘇木海子，（蒙人稱爲昂古爾圖，或昂古里淖爾），也許就是土名平地泉的山來。當蒙古包遠離了之後，水草也跟着消失了，到處都是可怕的黃色。春汛時期，一方面是千千萬萬噸黃土在地面上被沖刷消失，一方面是狂風捲起塵土把天空染黃了。

從鄉村到城市來的人，慣稱自己爲土包子，而集寧這個城，則確是不折不扣的土城，住着一

些雖然在日本統治下八年，而衣食住行無一不土的樸實人民。當執行小組在開會的時候，我們乘了吉普車到城根去取特爲招待這一行貴賓的點心，看見一點市況。

那個城牆是土的，有不少彈痕，商民的房屋更是破壞不堪，到處都現出剝落，有些門窗尙以土坯封閉着，在上面用石灰塗去了「擁護蔣委員長」，「打倒共產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字樣，代以「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反對人民公敵傅作義」等。日本人在這裡留下一個旅團司令部的營房，及能容一千病床的野戰病院，作爲他們侵略的代價。

集寧是個氣多候變化的地方，尤甚慣於刮大風。飛機場上被風刮得連最後一所房屋也沒有了。當他們把點心運來之後，只好一包一包地送到每個飛機上。在這個半遊牧充旱和人口疏稀地帶裡，我們不能不說那一包油炸的蜜麻花，另一包混合着土味酥皮糖餅，是這裡的稀世奇珍了。一位招待員說：

「諸位等一等，我們煮好了咖啡再送過來」。

這是，麼強烈的國際氣息，美國的罐頭在油膩的鐵鍋裡用柴火煮好，再用空運來的小汽車運搬過來。一時間，在美國人的仲裁下，對峙了十八年的國共兩方代表，在握手言歡，由譯員把雙方的爭執，轉給美國人聽取，再作議價式的協商。這一種型式內，一切都是空前的，創造性的。沙漠中不僅有了綠洲，而且有了異樣的花架。

賀龍在另一架飛機內正答覆着中外記者的問題，一支華貴的煙斗叨在嘴裡，但是並不冒出煙

來。

「最近還有衝突嗎？」

「有，在很遠的地方。」

一月十三日的停戰命令並沒有在集寧生效，「是非問題」在此地爭論不休。賀龍又鄭重聲明，國軍不是十三日薄暮打進城的，而是在十四日兩點鐘，「因此中共部隊在十八日又奪了回來，集寧城內外的彈藥就是因此而來。賀龍數了一些偽軍的名子之後，他輕蔑地說：

「老偽軍都一變而成爲國軍了，——我們都認得他。」

問到人民生活，賀表示人民生活解放以後，只有改好。

「日本人在這裡，人民是得不到配給以外的東西的，如今油鹽布疋都從我們的老解放區陸續地運過來了。」

又說起軍民關係來他笑着說：

「我們的軍隊，八年來，第一會打仗，第二會生產。」

賀龍身材不太高，微胖有點黑黑的小鬍子，像個英雄似的，有一種大搖大擺的昂然氣概。當他的話並未說完的時候，小組的一個會議需要他去參加了，他便把綏蒙軍總司令桃苗，一位臉上被斫過一刀留着很大的創疤的人介紹給詢問者，自己下機走了。

桃苗也是大青山根據地創造者之一，在部隊裡有很大的威望。他的臉上便帶着一個饒勇善戰

名標誌，他說，晉綏邊區是自南向北，自西向東，一步一步用血打開的。從一九三八年起，在三百萬人口中建立了正規軍隊七萬，綏蒙軍只是其中之一部，純粹的蒙古人爲數不多。

「李守信的部隊，」姚薔也談起僞軍來，「那老僞軍四五六師成爲新編十六軍了，王英的僞軍，也改爲新編第一集團軍，此外，還有蒙古僞軍的第一旅，第二旅……」

德王留在北平，靜候東山再起。李守信奉命返綏一行，後有向熱境移動消息。王英仍住包頭，好像一場廝殺的惡夢似的，醒來依然故我，不會負任何罪過，或者也可以說是正在戴罪立功吧。

中共軍隊在此地不僅控有面，且有線與點，平綏鐵路西自距離歸綏不遠的三道營起（中福生莊駐有國軍）直到距離大同三十里的孤山鎮。交通員工仍各在原地工作，火車在這個區域內仍然來往個不停。這條線上的大城市是勝利之後才克復，因爲過去長期被鄉村包圍着，中共方面稱此類地區爲半解放區。

馬歇爾元帥開完了會，從飛機裡出來了，帶着他的隨員們，羅賓遜委員和白魯德上校分站在兩邊，向着廣大飛機場的一角，在寒風裡漫步，陰山的雪頂好像對他們有些誘惑似的，使他們走了很長的一個時間。兩個大飛機裡，分由國軍與共軍方面各自舉行會議，馬歇爾曾這麼說，給他們平時由於交通困難，不易見面的人們一個談話的機會。

寒寒在蒙古高原上經常總在零度以下，那一排儀仗隊屹立在那裡，超過兩個小時了，在那裡

風捲着細沙在磨擦，也不輕移動。他們穿着完全由手工紡織成布匹所縫製成的軍衣，有一種自尊的姿態充斥在他們的表情內，一位外籍攝影師將他們上了鏡頭，他也許會奇怪，不會每一個被攝影者都有乞丐式的表情吧。

我向一位排長打招呼：

「老鄉是綏遠人嗎？」

「我是河北。」

「跟隊伍來的？」

「不」，他搖頭，他是墾民「我們來種地的。」

他手中已然換了長槍，但他們是和手執紅櫻槍的農民一樣，爲了保衛自己的家鄉而奮鬥。

「家裡還有老人嗎？」

「死絕了。」

「打內戰更說不過去了。」一位朋友走過來，插上這麼一句「我們的犧牲還不夠大嗎？」

「誰在打內戰，」那小軍官充滿了反抗性地說道，「是你們來打我們！都是你們來打我們

呀！」

從充滿了仇恨的這一聲之後，舊仇新恨，使他不願意再搭理我們一羣，再問他什麼也不回答了。這是在另一個新社會培養出來的自尊心，這種態度不易爲外來人所瞭解，但以這種心情，從

土包子們的錢跪下，便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根據地來。

直到我們的飛機起飛的時候，那所謂咖啡還沒有送來，但我都猜不出這種氣息給當地人以何種刺激，而這種異樣的芬芳能在空氣中停留多少時候。

四 從濟南看山東

八年來山東有個巨變，就是像一條圍巾似的黃河失了踪跡。當飛機通過黃河故道時，一片荒沙，到處都找不到水影子。

雖是這是一條常常潰決的長河，但有她對於山東的影響；黃河失蹤了，山東也不像山東了。敵人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掃蕩到平原或山地的每個角落，在血光中，喚起了廣大的人民自覺與自衛，更形成了今天的武裝對立。

濟南，這山東的首城，政治設施推行不到出城十里外，大城如此，小城也不例外。在這五十四萬方里的土地上正在鬥爭，正在蛻變，其巨款或者更過於黃河的改道。黃河的滾滾濁流消失了，但人海中的一個洪水正在開始由無數的細流彙集成爲一個新的力量。

從一段舊文件內看出山東在今日的重要性：

「山東形勢衝要，握南北咽喉當海疆之重鎮，昔爲故都之右衛，今則畿輔之北蔽，沿海良港

比比，足爲北洋之屏障，作遼東之策應。清末俄踞旅大，英德即分租威海膠澳，以爲牽制。民國以來，戰亂頻仍，山東成爲南北所必爭。南下者，如踞山東，可以進搏江淮，而窺金陵，北進者，如得山東，可以控華北而制幽燕，故就國防與地略而言，山東有其特殊重要性。」

抗戰時期，敵人不放鬆山東的經營與榨取，勝利以來，中共要堅守山東，政府要力爭山東。這個突入海中的大半島上人力物力都足以在儕輩中雄視闊步，可以供應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在此發展。調處執行部成立了，各小組中間最受重視的就是山東，——泰安事件，張店事件與美國雷克上校的名字幾乎天天出現在全國報紙上。

山東人的代表五個老頭兒向馬歇爾元帥及雷克上校獻了兩面杏黃旗，獻馬的一幅，上面寫着「和平保障」，獻雷的一幅，上面寫着「高義俠風」，兩幅中間都有一個大V字，下面有英文譯文。A字穿插着地圖，一邊是中國，一邊是美國，中間還有不規則的一塊土豆形，不知是代表什麼，問了幾位才知道那是美國從帝俄手裏買過來的阿拉斯加。

馬歇爾到了水秀山清的濟南城以後，立刻便和羣衆代表見面，一些老紳士們代表省參議會獻旗時，馬說：「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斐鳴宇議長跟着便說「山東人只希望和平能够早日實現。」跟着馬歇爾便走到花台上，向學生們說話，這是前日本領事館院落中心，大花台中心是一根旗竿，上面已然是中國國旗在迎風飄盪着，馬歇爾突着兩隻凸出的眼睛，對着千餘羣衆以沉重的聲音說道：

「我們——美國軍官，在盡我們的力量，爲中國恢復和平。這個十八年來不能解決的戰爭，實在應當結束了，中國不能夠再繼續混亂，美國軍官要使兩方面得到機會，來協議和平，繁榮及建設強有力的中國。」

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們都張大了嘴。用着長時間的歡呼把這位六十六歲的老人送回室內。學生代表跟着提議不僅要求見張治中，還要求見周恩來。何思源主席立刻表示，他們都太忙，而且議程早已排好，他相信他們一定沒有時間。學生的代表却表示：

「同學們只希望看一眼就夠了，並不希望他們來作長篇講演，是不是，同學們？」

台下面就吼起來，何思源却反對這樣作。他說道：「我說，大家該回去了，」有一些手裡舉着打倒旗子的老百姓在學生的外圍也出現了，三三五五的，到處都有議論，在台上的長官們也不能不就地召開小組會議，像是希望出一點事情而又怕不能控制。

在一個小角落裏，執行部的中共方面聯絡秘書黃華和學生代表們談了一陣，他便直接回羣衆來談話了。他談：「周恩來是可以出來和大家見面的。」問題就在張治中部長肯不肯出來。這時政府方面有人被派進去請示去了，在大院子中的仍然亂哄哄的，一位學生代表忽然又出來說：

「同學們的意思，等一等不要緊，站一天也不要緊，不論等多多少時候，只要肯出來和我們見面就成。」

招待員要我們分批去吃飯，在冰涼的菜盆中發現了有八年未曾見到的龍蝦，可是跟着外面就

起了一陣歡呼聲，使我們不能不拋掉龍蝦而去紀錄這一段史料。

張治中部長，披着他的黑外衣，用非常興奮的聲音說：「中國需要和平，需要統一，需要團結，需要民主，要建設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他的話中沒有刺激，有的只是使人一團希望。末後他說：

「我介紹周恩來先生跟大家講幾句話，我想周先生一定同意我的意見。」
周恩來穿着黃呢大衣上前一步說道：

「在這八年中，山東的人民在敵偽壓迫下太痛苦了，我代表中國共產黨向父老兄弟姊妹致最誠懇的慰問。」

「在這八年的長時期中，都市與農村已經對立起來。城市需要糧食，農村需要商品，今後城市與農村的關係，不應再斷，必須要接通了，人民的生活，應當想法子來提高了。」

「我同意張部長的話，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我在方才會議席上看到王耀武總司令與我們新四軍陳毅軍長握手言歡的情形，我相信和平即刻要實現了。」

在一陣更熱烈的鼓掌聲中，兩位委員下了花台，羣衆的熱情已達到新的高潮，四邊上有幾句「打倒」口號，疏疏落落地喊着，聽到的反而感到好笑起來。

當我們又坐上餐桌時候，在十分鐘內，那千多名學生已然完全散淨。何思源也來了，推一推眼鏡，喘了一氣，似乎覺得事情就是這樣地結束了。何思源主席只能控制一〇七縣中的四縣。中

共的主席黎玉也來了，穿着士兵式的藍布短襖，他的說明更具體一些，「在兩條鐵路上的十五個縣是國民黨的。」當然，濰縣縣長是在農村裡照常工作。

「爲中國人民乾杯吧！」

馬歇爾到了正式的宴席上，講談完畢，總是喜歡爲了人民乾杯。這已經是到濟南的第三小時，程席已進行到最後的一個節目了。聚會的地點是省黨部，由機場入黨部休息室，各將領羣衆一堂；預定的節目是：（一）雷克上校簡單作山東調處經過報告，（二）獻旗（三）報告畢爲來員分別退出休息，馬張周留一處休息，（四）司令官主席向馬歇爾元帥致敬並報告共軍對和字第二號命令執行經過及情況（五）共軍報告（六）民衆代表請願報告。下進餐。最後的請願隊伍被馬歇爾謝絕了，他表示要相信他的調處執行部，同時他不瞭解難民的成份，因而不能不加以懷疑。方才那幕雖然是圓滿結束的小波折，也同樣給他一些不愉快。這老人是很細心地觀察一切。

將軍們笑着坐齊了，中間是馬歇爾，這邊是周恩來，那邊是張治中。這邊是王耀武，那邊是新由臨沂來的陳毅。這邊是何思源，那邊則是黎玉。三方面的幹部交插在其中，不時地舉杯爲這個祝福又爲那個祝福。中共方面的人昨天被執行部派的飛機從臨沂飛來，暫時留住在前英國領事館的小組所在地，當天晚上便受到濟南軍政方面的歡迎。恰如周恩來方才所說，在山東十八年的何思源與抗戰八年在山東的黎玉，從蘇北來的陳毅和新調來代替李延年的王耀武握手了。

王耀武是一位是足智多謀的政治軍人，長沙大捷每次都少不了他。他的半機械化的第八軍，

有人說是由青島登陸西開，也有人說是用飛機陸續在空運，至於警備地方的武力，則仍然是由那些原地的挺進軍，或其他雜牌來改編的。整個山東是屬於徐州綏靖公署下的一個分區。我想從王耀武的嘴裏得到一點說明，但他却十分謹慎。陳毅，這個面孔紅紅的「土包子」，却在交談兩句之後大叫起來，他說：

「偽軍問題是一切不能解決的主因，偽軍，八年來宰殺老百姓的偽軍，不能饒恕的，他們隨時出來搶老百姓的糧食」。

「那麼包圍的局面怎樣才能打開呢？」

山東的代表們到處都苦着臉講，連濟南在內，至少有七個城市在受包圍。（可以數出的是兗州，濟寧，棗莊，臨城，長清，張店等地）中共則指出每個區域包圍的都是偽軍，而是八年來的老仇敵。

「這怎麼能叫包圍呢？」，陳毅用十分鄭重的聲音說，「如果這就是包圍，那麼我們這小包圍之外、還有國民黨對我們的大包圍。究竟這是誰來包圍誰呢？」

「我的意思是各撤六十里的意思。」

「和字第二號命令後又有了補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是可以各守原位不動。我們運糧是爲了老百姓的，可是那些偽軍頭子是決不許到老百姓手中的」。

談着談着黎王也來了，這位有點學究氣的陝西人，在抗戰爆發的一年，在秦安邊的祖塬山建

立起根據地來，到勝利以後，才在臨沂成立省政府。我要求黎氏談談在山東游擊的經驗。黎笑着說：「從那裡說起呢，我們只有爲人民服務。」

據說黎玉原名馮季雨，他的成功就是「三三制」的成功，他能利用抗戰的機會把爲政府所遺忘了的國民黨和超黨派的人與共產黨人結合在一起。

范明樞和山東大學校長李澄之，前者是山東老紳士，後者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第一屆常委。濟南城被打扮得花團錦簇，幾天前就把街道洗刷得乾乾淨淨，用那五色繽紛的彩紙，把一個又一個的花牌樓連接起來。勝利以來，人口從四十萬增至七十萬，但是難民們除了請願的以外，到並沒在街頭上見面，大部份人的衣飾還相當整齊。在包圍中的濟南物價，比十二月份貴了五倍，比勝利到達時貴了十二倍。

張金銘市長說，去年本是一個大豐年，糧食全部在鄉村裏，根本沒有到都市裡來。本來屯糧豐富的濟寧泰安，傳說已被共軍搶去足夠三年之用的糧食。我問他們來了以後究竟接收了些什麼？

「我只接收了一個監獄，」他說，「接一個死一個，我們什麼也沒有接，濟南沒有煤，沒有電，出城十幾里治安就沒法子」。

雖然，濟南城內却仍有其異樣的繁榮，表面上仍像是歌舞昇平似的，這昇平能持久嗎？我懷疑。

五 彭城走馬記

整整一冬天，徐州沒有下過那麼大的雪，在雪化後第二天，我們到達了這控制大江南北的最
大軍事堡壘，馬歇爾到了古彭城，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一筆。

從飛機上看來，老黃河還是一個氣派的小水嶺，這一邊的乾燥與那一邊的濕潤成爲良好的對
照。到了淮水流域，地面上青青的，已然看出水鄉風光了。徐州，近一週來在雨雪交雜下，雲層
很低，當繞着圈子下降時，我看到八年來，這古彭城面目與過去大大不同，新房子修得像營盤，
豆腐塊似的擺得非常有序。日本人在這裏擺下大營盤，以此爲控制華北與華中的樞紐。

直到今天，徐州還是幾個大綏靖公署之一，包括有蘇，魯，豫，濟，皖五省的省境。顧祝同
從杭州到這裡來坐鎮，住在過去淮海省的大衙門裏。湯恩伯以副主任兼第一綏靖區存無錫，馮治安
安主管徐海間的第二綏靖區，住賈旺，王耀武以第三綏靖區住濟南，白崇禧二月裏到南京來代理
中國陸軍總司令的時候，把廣西夏威的部隊調到皖南來成爲第八綏靖區，而李品仙則留在合肥專

任省主席，綏署共有三位副主任，「山東三李」佔了的二位，即李仙洲和李延年。（另一位李玉堂仍留在湖南）。

在這個區域內，不僅是現代的大戰場，而且是古代的大戰場。這個區域，同時還是今天的交通走廊，津浦線臨海線，成爲十字形地擺在中心。據說共軍願讓用臨海東段，要求國軍撤到運河以南。中共的三十萬新四軍及老的八路軍都在這裡，國軍原有二十二個軍，最近有兩個軍已開到東北去。近些天來，大規模的戰鬥是停止了，但小衝突則發生在被包圍的七八萬偽軍的左右。

黃埔一期畢業，自稱和徐向前同學的張世希參謀長，他前一天才從南京開完整軍會議的參謀長會議回來，攜歸由三天會議所決定的詳細方案。在招待會上，他舉杯爲祝，並且說：

「我願告訴美國朋友，我們月中要執行整軍方案了，我還要告訴中共朋友，我們現在是已經和平統一了。」

新四軍的代表粟裕師長立刻應聲而起，他說：

「爲和平乾一杯吧！」

將官們表示的團結氣象，幾乎使人不敢相信研殺同時並進。如果這個樞紐之地的交通如意恢復，撤離如願完成，其他的較小區域內即便交通不復，樊籬不撤，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了。但直到此時此刻的小組報告上，政府代表指摘中共並無誠意，而中共代表則揭發國軍增築堡壘在備戰。美國代表眼看著這一盤圍棋走來走去，沒有動幾個子，幾乎又要當着馬歇爾喊出他常常在說的：

「休息五分鐘，我控制不了我的感情」了。雖然，問題畢竟到了應當解決的時候。

一場惡性傷寒更瘦削了的顧祝同將軍，這時正和三人小組的三位代表，調處部的三方面代表以及小組的執行者在另一張餐桌殷勤勸酒，大家彷彿把方才的那些不愉快暫時放在冷藏庫內，各以滿面的笑容在乾杯。中國人和美國人相處久了，便也比較增加一些幽默感，特別是三十年的時候「皖南事變」的新四軍的突圍領導者陳毅是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來和這包圍的指揮者顧祝同來乾杯呢，明敏的時代感患者，並沒有喝酒，但却感到有些恍惚了。

這天過得太緊張，晚九點到十二時半的一次高級人員的會談，算是把幾個原則問題解決了。政府，中共與美方的三方面人員會畢又各自舉行會議，都是上床不久便聽鷄叫，又要準備上路了。顧祝同主任在清晨特別給中國記者一個談話機會。這位五十七歲的將軍，並不顯老而且並沒有疲倦的樣子，這位江蘇漣水人，用很緩的聲調說：

「大致都已原則解決了，會開得雖長，成績很好。」

顧氏跟着又說：「陳毅軍長暫時留在這裡，枝節問題再繼續談下去。」有兩個問題已獲結論，那就是恢復交通，不能以任何理由展緩。中共方面，要我們把從浦口到徐州沿線的碉堡全拆掉，我說：這不是恢復交通，而是恢復破壞，馬歇爾元帥也不贊成，他說在鐵路兩邊的，不能謂之障礙。我們又說，這兩邊的碉堡在軍事完結之後，還是要繼續來防匪的。最後決定再讓執行小組沿途看一看，如果三方面都同意的障礙，就可以拆掉。

交通線動力的來源棗莊煤礦也決定了恢復計畫。那裡有三千礦警正被包圍中，三個礦井在共軍手中有兩個，那些機器眼看就要被井水淹沒了。如今又決定了軍隊即行隔離，礦權由政府中共，商人加上美方工程師來負責。至於礦警問題，也是由陳毅留在這裡繼續商討執行辦法。

無意中間起顧氏對中共的印象，他回憶起舊事來，笑了。便說：

「我是和共產黨最早開談判的人，西安行營，那時由我負責，二十五年起我們有接觸，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我到潼關，那時又是和劉伯誠談了一個多月，也不外就是今天所談的黨的公開和軍隊的改編問題，一轉眼，大家隔了十年又見面自然是高興的事，但是也不能沒有感慨，不論中共怎麼樣，我們是決定執行，而且要很快的執行。」

顧祝同便談起軍隊整編計劃來。軍人也許會說「勝利即失業」但事實上「國家財政也不能再負擔」，所以決定，由九十個軍改爲九十個師，兵是不會太多的，官長要多出一些，便可以優秀幹部作官長，有個淘汰的機會，同時增設副排長副連長再密納一些，編餘的可以從事於修路，水利，警察等專業。

「困難自然不是沒有的，」他沉思地說：「去年整軍就沒有準備好，那時還在戰時狀況下，三戰區編餘了一萬一千多軍官沒辦好，這次再編，起碼是十幾萬軍官，他們雖然不講求待遇，但也不能不給他們找安了工作，我們二十個軍在三個月內編爲二十個師，編餘的兵暫編爲補充團，用以填補那不能再徵兵的空額。」

三月十六日起，徐州綏署決定集中軍隊來整編，願祝同最後表示「我想共產黨也只有徹底執行才有前途。」

談話的所在地是偽淮海省長郝鵬舉的公館的大客廳，時間不允許我們來談及偽軍問題。但事實上吳化文在泰安，陳大慶在臨城，孫良誠正開滁州，郝鵬舉投來投去沒出路，傳說中是正在被新四軍運到東北去，郝正在響縣到牟平途中。這七八萬偽軍問題是調處執行部所接觸的一切問題中的一個死疙瘩，無論如何不易解開。

這些問題能不能夠順利的作下去，也還是一個謎，自然多少人都相信這個六六老翁「所到之處，金石為開，」一盤不能移動的棋盤，他來了可以打開局面，使本來殺氣騰騰的古彭城一變而為和平協議執行的起點，可是決定一切的，不是軍事，而是整個的政治動向。不僅是中國的，而是全世界的民主潮流。

雪後的徐州，開心的是廣大的農民，不開心的是歡迎委員會的全體職員，如果不是下雪，那巨額的粉飾費便可報銷，而如今，泥濘載途，除了敵人留下的堡壘裏充滿了殺氣之外，不能用人力在愁雲慘霧中再塗抹些什麼。執行小組駐的前日本領事館是惟一的乾燥處所，從破旅館中遷來的一個外記者不免失聲叫一聲真漂亮。

一位作爭論記錄的小姐在赴飛機場的車口唸唸有辭道：「他們每個人都說得很有道理，這邊說，有礙交通的全折，那邊說，徐州至浦口已經在通車，並無障礙，那邊說，壘堡不折，防碍的

不僅是鐵道，而是人民，這邊說，這是強辯不是埋由，天啊！我頭痛死了，我不知道真埋在那一方？碉堡自然是消極性的，可是日本人是修碉堡爲了攻擊，怎能說日本人是消極性的呢？我不懂，這一些矛盾的爭論將如何結束？

有人到這時便複述馬歇爾在濟南告別時候的話，這話是說明了美方的態度，馬帥如此道：

「我願講一點我們美國打棒球的規則給你們聽，假定說這一場比賽雙方都很粗魯，雙方都不滿意裁判。但是，這裁判是根據雙方所議定的規章來執行的。自然，這一時得不到的諒解，最後還是會得到諒解的，美國在今天的地位並不是一個評判員，但却願意先來解釋這件事。」

到這個泥濘的路上來迎接過的人同時也就是今天又踏着兩脚泥來送行的人。文官隊伍的排頭是個大漢子，那就是曾在三方面軍作過戰地工作如今是徐州市長的駱東藩，他說：

「徐州的人口勝利以來比過去也多了，其中最多的是難民。前三天，這些難民們示威，走在中共代表團所住的青年團宿舍前喊口號，使中共朋友大發雷霆，要和我們來抗議。」

徐州大軍雲集，辦公處多得一場胡塗，秩序也亂得一場糊塗，到最近才算上了軌道。市府的收入少到可憐，而中央的補助也有限得很。我便問道：

「聽說這裏爲馬歇爾過境所花的招待費是千多萬，這錢又是那裡來的。」

「這是不能不招待的，」他苦笑了一下，「這是爲了和平而且方面很多，花幾個錢也是應當的。」

試舉一例，聽說木板床上新棉被都是從上海航空運到的。

六 大河南北

整個河南北部中共控制了面，國軍所有的僅是開封，鄭州，新鄉等若干點。新鄉是冀豫晉的樞紐，交通的核心，當去年十月國軍以武力自南向北打通平漢路時，這裡又是兵站基地。

太行及大岳山的陰影，控制着新鄉，河南河北的廣大飢民徒步通過新鄉，闊達一百二十里的黃河汎濫區的影響也到了新鄉，新鄉貧困呈新現象。在那條半大腳式的街道上，似乎購買力最大的還要屬那成羣結隊的小軍官，這些人製造出一些可喜的或可悲的事件，來點綴這古城風景。

劉伯承從邯鄲來，一身土布棉軍服，看不出這位紅色的諸葛亮，有什麼和別人不同的地方，他帶着眼鏡罩着那一隻受傷的眼睛，劉特帶着大批隨員專車從開封趕來，仍舊那麼胖胖大大，笑得像彌陀佛，但又粗聲粗氣的。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這是防守此地的主人，中原大戰的要角。本來是不可能立在一條線上的人，如今竟能握起手來。

新鄉最有名的建築是圖書館，軍部設在那裏，那招待張周馬三人小組的會議廳也設在那裡，

劉峙將軍在會議席上開口便表示服從爲軍人的天職，所以凡屬上級的命令，保證百分之百的來完成，他在這裡負責另一綏靖公署，常駐鄭州，胡宗南在這個區域內的地位等於湯恩伯之在徐州綏靖區，他以副主任名義綏靖自陝西到新疆的那一長串走廊地帶。劉汝明率六八及五五兩集團軍主持一綏靖區，孫震則率四七及四五兩集團軍主持又一綏靖區，他們在這裡打開黃河兩岸的地圖，便討論起孟縣問題與焦作問題來。

一位熟悉內幕的官方人士說：

「我們這裏的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共軍要國軍撤離孟縣，國軍說那是我們在河北的一個最後據點，決不能放棄，國軍要共軍撤離修武，共軍便成立個焦作市，表示是被圍在市內的可以不撤出。那兩處之外，東明和永年也都在被共軍包圍。共軍說那是僞軍，那一邊黃河要堵口，請求共軍協助，要黃河仍能回他的故道，但是不太可能。雙方對於撤離，都不願意先示弱，天曉得這是不是會一觸即發？一般的雙方相距只有三十公尺。」

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鄭守鈺這幾天正在花園口督工，聽到三位和平使者降臨，他便連夜趕來，要求馬歇爾給他一個五分鐘的談話，他說：

「爲了使豫東六百里的新河道恢復。爲了使四百萬難民有家可歸，爲了這一次一定可獲得成功，我要求給我一個說明的機會。」

馬歇爾一到就是開會，忙得抽不出時間，連一個歡迎茶會都臨時決定取消了。聽到一位中共

代表在說明，每年都要自行來決一次堤，使老百姓受害的是國軍是偽軍，而不是共軍。這老頭兒便大叫道：「過去的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我是去年來的，我來了我一定要把事情作好。」

就在這一個空際中，有人提議走到龐炳勳的住宅內去探望一下：由劉伯承陪送來的十一戰區副長官馬法五將軍，在去年一月一日他和他最親信的幹部五人同在漳河被俘，在所謂「解放區」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馬氏這時正在理髮，當他出見時，那紅紅的面孔，那金牙，那書生氣息的笑容，那書生式的小眼睛，依然沒有什麼兩樣，只是灰皮上多一些油袍而已。

首先問起他的生活來，「我正在鬧病，先住在距離武安二十里的果園鎮，鬧到大年初二才好，這次出來又受了感冒，我也沒有什麼見聞，能和諸位報告的很少。」

跟着便是一個短時間沉默，有些只可以對談但不可以公開的，直到忽然有人問起馬將軍參加軍隊的歷史，才算打破這個難關。「我是民國四年參加軍隊的。」馬氏欣然道，「那是江西李純的第六師，是改良的部隊，我學的是砲兵。」

馬法五表示他是民二加入同盟會，曾在協和醫院預科學醫，一生中生活以那時為最好，但因國難日深，不能不獻身給國家了。

看了三年多的砲兵，民國七年到南京，進了第六師的陸軍營學校，又考上保定學校，因為我有大學文憑，得到不少便宜，第八期畢業的業，孫岳十三年反正，我作他的砲兵營長，憲兵營長，跟着國民革命第三軍十五年開始北伐。

「抗戰八年來我更沒有離開軍隊，台兒莊之戰，我們在臨沂擊潰板垣師團，在微山湖被圍中，我的腿被打斷。在河南，經過黃河太康黃汎區到敵後去游擊。我們以八十人和敵人五六千來作戰，說起來也是怪事，黃河只有六十年一凍，我們從冰上過去又過來，可以說背冰爲陣，二十八年太行山四年，經過敵人的三次大掃蕩，最後失了根據地而退出來，胃病也就是在那時種下了根。」

馬法五將軍對於解放區的情況，沒有一個字的批評，表現出他的固執作風。他忠於職守，忠於他的理想，忠於他個人系統及關係。但有一點是給他一點刺激的，就是這個區域並不因爲四面八方的圍攻者失掉了存在的根據。讚美不可能，詈罵不必要，於是他只有沉默了。很多人給他拍照，他有些感冒地說：

「我也很喜歡玩這東西，可惜近來玩不起了。」

我們離開那所住宅，在路上，便看到一些難民代表們在圖書館請願未成，正將要獻給馬歇爾的大銀瓶抬到飛機場去，一兩位代表人捧着呈文，口中念念有辭，河南人八年來在三面包圍中，吃盡了辛苦，環境逼得河南人不能不自行辦理團防自衛，在政治上，更不能不喊出「河南人之河南」口號。監察使郭仲隗如此說：

「河南人這次浩劫中所受的影響，現在的不必說，將來的，尤爲可怕，河南的教育辦得遲，人才早已發愁不敷，這樣以來大學緩不過氣來，中小學又破壞殆盡，河南的文化要斷種了，河南

人更不容易在各省之間有地位了。」

新鄉的一個上午過去，談話沒有結論。河南區域的多少問題都與山西有關，乃決定請劉伯承一同到太原去繼續商討一切，這位五十五歲的四川開縣人，和他帶來的幹部駐在三十一集團軍招待所，聽說他們昨夜便開了一夜的會，今天又是半天，但從這位將軍的臉上却我看不出倦容來，他非常同意馬歇爾所說的話，重複道：

「和平，一定要和平，爲了人民的困苦，疾病，希望戰爭衝突必須要立刻停止，否則已經打了十八年的內戰，再爭論十八年也說不清白」，他的話是對的。

太行區與太岳區是兩個中共的老根據地，在去年敵人投降以後，晉東南及平漢線的兩次大會戰都是由伯承指揮，他的幹部們表示，這都是一再退讓到了最後不得不打了，在晉東南使閻氏的國軍到了長治長子，才正式開火，在平漢線也是一直退到漳河方才交手，看看究竟是誰在打誰。共軍繳到最新式的美式武器也是從這兩役開始。（有一位國軍將官對我說，這種新武器威力很大，但消耗量也大，當補給發生困難時新武器反而不及舊武器好使用）。

勝利到來以後給中共區域同樣也有了極大的波動。多少幹部開始有享樂主義傾向，八年來沒有我到對象的人，這時惟一的興趣是我老婆，成家便要立業，自然便有些不青不白的流寇行爲。解放區稱呼這種作風爲「李自成主義」，是要反對的。而針對這種不良的現象，他們在提倡研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於李自成的史的研究）及上演「竊國大盜袁世凱」，以資警惕。

當解放區一天比一天擴大時候，幹部們調動得利害，但多少在農村中住慣了的人，對於都市都並不感到喜歡，反而感到有多少的不習慣，對於這種現象的幹部，他們稱之爲半山坡主義者，從山溝溝裡跑走來的土包子，不敢一下到都市裏，只想留在半山坡上徘徊，這種的傾向，同樣是受了批判。「如果我們沒有整風運動」一位政治委員說，「到了今天這種形勢，我們將茫然不知所措。如今幸而有了這個武器，才能使我們今天還有方法度過難關」。

每個區域都有許多問題，大河南北問題尤多，由於歷史最久，關係最難而彼此間的摩擦也越多，周恩來在這裡鄭重聲言「不要再提新問題」，但舊的同樣是不容易解決的，新與舊都是有聯繫的，不容易孤立着解決。

豫東也是一個偽軍世界，但很少有人說起張嵐峯問題，到處使遍了的某長官生女兒，由這些偽軍頭子送二百兩黃金的事，到此地人們更有意的避開不作正面答覆。當被剝消者一天比一天瘦起來的時候，剝消者自然一天比一天地肥了。

河南民政廳楊廳長是新鄉人，他很感慨地說：

「大家都是有家歸不得，有家歸不得，誰也不知道這局面能拖多麼長」。

廣大的鄉村在鬥爭，忙着向地主富農，減租減息，城市裏面也在鬥爭，爲了根絕「奸匪」而努力。代表了一個世界兩個集團爲了本身利益的鬥爭，不僅中國，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七 歸綏一瞥

馬歇爾的專機到歸綏與延安，可以說都是一種有禮貌的訪問。在北方的遍地烽火中，國軍裏認爲僅有的一位「常勝將軍」便是傅作義。

傅作義是一位有頭腦的將領，百靈廟的抗戰序幕奠定了他在軍人中的地位。到抗戰勝利以後，他是第一個請求解甲歸田的人。他粗而壯，頭髮推光，穿一身新的布軍服，除了儀容以外，他與一個士兵在服裝上找不出什麼差異。

當八一五日軍投降以後，傅作義率領着他的部隊在八月二十七日便到了大同。由於在大同的一種意外的阻礙，中共軍隊已然進了偽蒙疆政府的核心張家口。

「因爲我的避戰，」他一再這麼說，「給了共軍調集的機會，於是自十月十六日起，歸綏城便被包圍了，日以繼夜的惡鬥，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算解了圍。綏遠在這兩個月的內戰中，人民損失超過於過去八年。別人抗日只有八年，而我却抗了十二年，百靈廟的勝利，不健忘的國人也許

還想得起來，共產黨說我不抗日，真不知道筆賬，從那裏說起？」

大黑河與大青山擁抱着歸化與綏遠兩城。在這新舊兩城中間有一片新開闢出的飛機場，當圍城時候，所有的飛機補給都是由這裡來投落。始終擁有這樣的一個空運基地和美國，補給武器的使用，是造成勝利的先決條件，另外一個舊飛機場的南側，那裡的一片樹林像是方才遭遇了冰雹的麥田，大多數已然幹折枝斷，戰壕在樹林的四週蜿蜒，戰鬥工事，有些依然存在。堅實的城牆上却在表面看不出什麼彈痕，據說解圍之後，已作過幾次修補。

「爲抗戰再打十二年」傅又說，「我決不退縮，現在抗戰勝利了，自己再打自己，未免太傷心，我絕對要辭職，」蔣主席不答應。現在能不能辭職，到要看毛先生肯不肯准許了。」

從新城到舊城，一座座的日式建築都被我方先後接收，這一片是電報局，那一片是宜生中學，有一所更大建築物已被燒成瓦礫，只剩了幾根擎天柱屹然而立，十二戰區的人們對這件事特別痛心，他們指出這是百靈廟戰役後傅長官指導建設的九一八紀念堂，用來紀念國恥的。日本軍隊到來先會借作會場，到撤退時才用一把火來燒掉了。這有形建築雖然消失了，但無形的仇恨却埋藏在人民心頭。在歡迎的人民隊伍中間，也曾看到幾個被徵用的日本人，他們在踽踽獨行，前後的中國人都對他保持着一段隔離。

兩個城內的居民不到十萬人，這些大難的過來人在炮火下逃出命來，新的經濟壓力，仍然使他們喘不過氣。當圍城時候，小米漲了十四倍，肉漲了七倍，煤漲了三十五倍，油類漲了八倍，

麵粉漲了七倍，只有布疋漲了不足一倍，這就因為煤糧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布疋則不見得是天天都要買的東西。解圍以後，食糧及煤炭並沒有下跌且有上漲，那存布的商家也就抬高，竟比圍城時漲了四倍半。

交通的恢復是停止衝突以後跟着來的問題。十二戰區的軍隊在孫蘭峯指揮下是十三日或十四日進入集寧的反覆爭議似已變得淡漠了。平綏路在工程上並不成爲什麼太大的問題，最困難的還是在於政治上的保障。馬歇爾元帥就在這個會議的席上說出一些動人的警句：

「美國也是有南北美戰爭的，當戰爭結束，立刻便把握着機會來建設，到現在的歷史家，也還沒有判明那一次戰爭的誰是誰非。而美國却已強大起來了。」「沒有和平，沒有民主，沒有統一，便沒有強有力的中國。」

當三方面的人士正在舉行聯席會議時候，我們去參觀了一些地方，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傅長官及其重要僚屬都住在一個所謂蒙古會館內，像是大學生的宿舍似的，每人都有個小小的房間，（自然他們本應當有公館的，只是在圍城之前，傅長官的夫人送到蘭州去，其餘高級將軍的家屬送到包頭去避難了。）每間門外有一個小火爐，有烟突伸到房內，除取暖外，且可以煮些茶水或零食。傅長官的桌上放着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和一些關於馬歇爾個人的史料。他的隨員說，傅長官非常用功，他隨時吸收新知識，和瞭解國內外的大事，一個政治家型的軍人，他最傷心被人罵爲頑固派。

招待馬歇爾的盛宴是傅作義到北平之便親自空運來的，席間的豐盛與集寧城的寒酸，正是天淵之別。馬歇爾吸着特備的馬歇爾牌的香煙讚美道：

「在這蒙古境內，吃到這麼好的飲食，真不曉得什麼叫飢餓了。我今天吃了這麼好的飲食，以後可以若干天不用再吃飯，足夠度過一個災荒。」

周恩來和傅作義也是非常友誼地頻呼乾杯。周說這是太原守城後的第一次見面。又說，「我代表中國共產黨說一句，傅先生的抗戰功勳是值得佩服的。」周與傅都喝得滿面紅光，有些辭意了。傅將軍心底的虛空，由這句話得到了滿足，而綏包之役，在鞏固張家口的佔領，中共的代表人也許認為雖有犧牲，也是值得的。

在解放區的「豐衣足食」的刺激下，山西在實行兵農合一，綏遠也有農工政策。綏遠開始種稻種糖蘿葡，種藍靛，種麻，雖然種棉花失敗了，但其他都有了相當成就。這裡的士兵都長得身材高大，穿着非常土氣的衣裳，和自織自染的麻鞋子。

「我們對於交通，」傅對周恩來說，「不能早早恢復，影響地方經濟太大了，去年我們種稻已經成功，收穫了二十萬担稻米，平津正開糧荒，而我們却有糧也運不出去。」

「我們也是這麼想呢，」周恩來針鋒相對地說，「我們在張家口的聶榮臻將軍也在說，我們這裏除了糧食之外，還集中了不少的皮毛，也是眼看着不能運輸出去。」

停止衝突，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恢復交通，更是雙方所同樣在希望的，問題便在政治上

保障，（一個由多方面組成的聯合政府）才能使雙方洗手罷兵，使大家安心無疑慮地恢復交通，且能完成了和平建國的任務。

在座的還有一員老將，那就是瘦枯的馬占山副司令長官。這位老將是從大同坐汽車趕來參加的，由豐鎮中共區域的一位參謀陪同，一直到歸綏，只用了兩，他是勝利以後走公路的第一人。馬占山今天已然沒有什麼軍隊，勝利之後他抗成了一條光桿。

「沒有軍隊不要緊，」他撫摸着鬍子說，「我們家裡的事小，外面的是大事。」

馬占山想到東北去，他在懷念他的舊屬，他又這麼說，「東北不收回，我死也不甘心。」他想最近到重慶去看一看蔣委員長，聽候他的調遣。最後說：「希望朋友們多關照吧。」

歸綏的訪問是一次愉快的訪問，歸綏和包頭的戰爭，在國共雙方的戰略上，各自獲得了勝利的滿足。新的自然界的狂風季節就要來，而那場血腥的氣氛，由此便已消失了。

周恩來在席散時發表了他的和平感覺，他說：

「今年應當是和平年了，一月裡有了和平建國方案，二月底又有了整軍方案，三月裡繼續完成這些使命，和平應當是有希望了。」

八 太原印象

接連不斷的碉堡，修整着那日本人拆穿了的城牆，和每個城門口在鐵絲柵欄中檢查着要進城的人，這是太原的第一印象。

火車站上同時存在了寬軌單軌，集會上沒有黨歌而有洪爐歌，沒有會議而有合謀，一切和八年前沒有什麼兩樣，除了日人擴大一條馬路。

閻錫山將軍真是位老戰士，從辛亥革命一直到反共的鬥爭，他都是有力的份子，他有辦法，有步驟，有充分的經驗來應付一切。他始終統治山西，除了爲擴大會議外，他沒有出山西一步，有人說，這足以明他避免與沿海的買辦資本家接觸。他有他自己的一條路線，很認真地在走下去。

對於中共八年來的鬥爭，閻錫山將軍是有他的羣衆的，只是他的羣衆是站在地主與富農的立場上的，而對方則站在佃戶與貧農的立場上，前者有一套管理方式（如兵農合一的編組），而後

者則爲解放式（如減租減息等）於是便大大不同了。

閻將軍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難免爆發，因爲予盾是如此地難以解開，因爲「是非不同，利害不同，立場不同，人格也就不同」，「不能要求立場不同的人守信義，我們以爲蘇聯是不守信義，而蘇聯正以此爲革命；中國共產黨能妥協嗎？我不相信，因爲我們不能叫人家不革命啊」。

山西一〇六縣市中，閻的表示省府有六十四縣，中共有四十二縣，停戰命令前失掉六縣，這以後又失掉四縣。其中更選出二十四縣來舉辦兵農合一，要作到七好，即「一、當常備兵能得到優待糧棉，安定了家庭生活；二、領種份地的人，只要好好種地，永遠給他種，是有了够兩人種的一份大家產；三、均定糧銀，做到負擔公平；四、兒孫越多，領的地越多，五、不好好種就實行奪田，不怕子弟學壞；六、人人勞動，人人生產，老弱殘廢，實行工作救護，食糧救濟作到生活平等；七、教育機會均等，專門大學是公費升學，人人的兒女都有升專門大學的機會」，同時又可作到四沒有：「沒有窮人，沒有壞人，沒有愚人，沒有閒人」。

在晉西的辦法，到今日也有了局部的改變，過去是把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三人編一組，兩人種地一人當兵，種地的每年給當兵的三石麥子五斤棉花；目前則改爲六個壯丁編一組，五人種地一人當兵，每人各領五十畝地合爲一大份，再劃爲三塊耕種，以備農業上的使用，機械化。

「兵農合一」，他們這樣自信，「是民生主義的，是耕者有其田的第一步，地主由此得到了

「長工，農民由此獲得土地」。

這辦法是爲本地人從軍想，外籍人問是否享有這種優待，閻曾表示，只要你再找兩個人來編爲三人小組，就可照樣優待。山西現有八個軍，兩個師，三個挺進旅，已編爲五個軍。據說中共方面的正式部隊則不過六萬人，從數字上看，政府軍不應處於劣勢。

談到人民負擔，閻氏如此說，「人民要多負擔，不然復興的根子都斷了」。二千年來大一統，立國的原則錯了。

「過去」他說，「我曾爲國民教育多收二元錢，上下反對，都說我增加人民重擔，有位朋友從台灣來，他說，你辦了教育，你作的對，我們台灣人要負擔四十元呢。我問他爲什麼不避免負擔搬出來，他說，全世界的負擔差不多都要四十元，但是我們的負擔不能給自已使用。這一點太悲哀了」。

閻氏的意思是在說政府給人民、辦事、保安、主張公道，改進研究，和主辦衛生，這是人人都需要的事。除非是貪功務利者才算是與民爭利。「我作的田賦改徵實物和限作，都是有違部章，但是 蔣主席特許我作的，我們要有全省人民的托拉斯。有利你不收回，把利給他們，怎麼辦都可以的」。

政治上的辦法，生存是天然的問題。閻先生乃舉山西實業公司及同蒲鐵路建設的實例，他是爲了全省人的。而全省人也莫不全有份。他說，「中央要收回都是可以的，但我肯再告訴他們一

句，這是山西每一個人的產業」。

同蒲路是全國的鐵路運價最高的地方，三等客車每人每公里二十四元，最低的是平津區，每人每公里只有二元，（五月一日加爲十二元）而同蒲路的車輛及設備却比平津各線的情況差的多。但以謝宗周局長的善爲維持，同蒲及正太尙能每天開車，如果同蒲要轉移到國家經營，就要付出一筆驚人數字的巨款爲代價。這在目前是談不到的，同蒲路的情形幾乎和四川的成渝公路一樣，是省政上的一條生命線。

假如承認中國資源上「煤在山西」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麼山西煤用的國營問題，同樣也在極大的困難中。去年十一月，閻氏到重慶去，那正是山西新敗之餘，在環境上最困難的時候，在資委會錢昌照氏的要請下，閻氏承認大同煤可以由省府及中央合力經營。到了經濟部謝樹英接收委員決定去接收時，便又遇到一些事實的困難，因爲省方在那裏已然成立了一元化。

日人在大同是下了很大的本錢的，礦坑都有了更現代化的設備。在目前爲止，礦上的職員還有五百人，工人近二千，每天的產量爲六七百噸，非等到平綏路的運輸打通後，不可能有大規模的增產。對於煤礦經營，可能作到在這樣的一個名義下，「資委會及山西四礦公司大同煤礦整理籌備委員會」來開辦。資委會出委員六人，省方及四公司出五人來組織，以部派的謝樹英爲主委，下設秘書、工務、清點、會計等處，及評價委員會，一面來批評資產，一面來繼續生產業務，但是維持資金由資委會籌墊，將來我公司成立後，即作爲新公司中資委會所投的資本。這一段過

渡期間，希望最長不過三個月，這個期間內，可能有些波折，省方與資委會的比重仍然要重加研討的。

「這能說是與民爭利嗎？省政府是給人民來辦事的，他不是貪功務利，但所作的都爲了全省的需要」。

閻錫山將軍比馬歇爾小兩歲，但與馬氏立在一起的時候，他好像老得多了，他一再要求和馬帥作一次個人的談話，所談的內容不可知，但當我們見他時候，已是深夜十二時半了，這正是在他個人與馬帥談話及招待了美籍新聞記者以後，原來蒼白的面龐在電燈光下照射得紅潤起來，而談話的聲音中却始終沒有帶出疲倦來，我問他的隨侍，閻氏以何方法來養生？

「他像一架機器」對方說，「很準確的每天開動，我們看見他，就像看到時鐘一樣，他每天起得很早，沒有事的時候，睡得也不早，他吃很簡單的飯菜，爲了血壓，不多吃肉。他喜歡吃我們家鄉的一種麵飯，是被麥蒸的，加些醋蒜就那麼吃，也不過兩小碗」。

據說閻氏經常在注射一種混合的補劑，使他的精神賴以維持，他的隨從承認過去是有過的。閻氏二大臂梁化之及梁延武這時忽然來了，談起另一些事情代替了這老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早晨閻氏又約我們在早餐後過去談話，聽說小組的會談是在長時期後仍沒有什麼結果，只是要彼此之間能有更多的聯繫，若是對方都有不合作的意向，那就無論如何談不到調處了。正在談話時，馬歇爾元帥到閻氏房中來辭行，閻氏贈給馬氏一柄長刀，是日本一位大將給他的，

一幅關聖帝君的石拓，展開以後，馬歇爾在那上面我着了和執行小組的符號一樣的三環，他說：

「他可能是我們三三制的最早實行者」。

這老的三環是關公那顆「漢壽亭侯」大印的柄。

「你還也有點像他呢」？

閻氏也笑哈哈地說。

「他是我們執行部的發明者」，馬也笑着答。

在五分鐘之後，大家都要到飛機場上，閻氏仍和我們在談，他這些年來在山西的作風和外人的不能了解的地方……

又把話題轉到停止衝突和改編軍隊問題來。閻說：

「我今天慚愧，馬歇爾將軍有這麼大的辛勞，我們不應當有內戰，但是究竟有什麼幫助嗎？協議是協議，實現是實現，而命令決不是和平，讓他來了看看我們的愛國心吧。我認爲能有協議的都是好的，只要實現了，和平也就成功了」。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我不願意說別人不對」，但他跟着便列舉了幾件事實，以表示問題依然不得解決，「所以和體說，你們再說什麼！連我都幾乎回不來了」。他回來之後，同蒲北段又斷了。

我們能從閩將軍那裡得到的完全是陰影。在夜裏忽聽到一陣「努力實現歌」的歌聲，「無山不樹林，無處不水到，無城不工廠」，而實際呢都是如此一片絕望似的悲哀情緒。四十年統治山西者的悲哀過渡到我們這羣訪問者了。

九 延安的春天

從歸綏到延安，天氣並不太好。有人便在就心，如果天氣壞到不能降落，今天晚上的宿地，只好是西安了。然而，雖然雲霧濃，下午四時終於到了延安。

歷史上的延安府是在大轟炸中消息滅了，除了兩端的城門外，八年來連瓦礫也都失了蹤。在那個延水沖積出來的大坪子上，只有一座小小的彩牌樓，交插着美國國旗與中國國旗，四圍團團站滿了上萬的手執紅纓槍，穿着土布軍服的人民，士兵和公教人員。

羣衆的口號聲響成了「片，那就是「歡迎馬歇爾」，「歡迎三人小組」，「擁護政協決議案」，「國共合作萬歲」。這些口號與這些來客對於延安都是生疏的。十八年的對立又到了接近的時候，歷史就是這麼成曲線的進行。

從飛機上下望，延安的房屋成爲蘇苔狀的分布在山溝裏。但從地面上行進，從這一區蘇苔到另外一區蘇苔，則要費很多的時間。延安沒有很多的交通工具，爲了美國來了幾部吉普車，要到

【左

縣長運來一些國產汽油纔能開動，但我們的車子不知還是坐的人太多，還是機件不靈，開出不久便拋了錨。爲了馬歇爾的五星飛鷹，不知道從哪裏特別趕來一架運油機，才專解決了油的問題。

到延安，外表上看不出什麼濃厚的政治氣氛，但由於那麼多的成年人在跟着汽車亂跑，說明這裏還是一個閉塞的農村，人民還沒有接近了更多的機械文明。而由於中共的幹部們來自四面八方。雖然是這樣一個全中國較落後的區域，變爲全世界注意的焦點。這種努力是空前的，但對於外來人，延安的進步甚難從表面看出來。假如不把這地方叫作延安，當中共和它的幹部們離開以後，這區域的未來將要成爲什麼樣子，倒是耐人尋味的。

延安府成爲一個空城，多少當地人正要求政府協助修復。商業區移到城南，新市場上有條長街，除了一些小小的商店之外，邊區銀行成爲最偉大的建築，臨街還有一個兌換所。這些商店的建築，猶如轟炸後重慶的新產物，簡單樸素，木料白白的，還沒有上油漆。政治區則在北門外，過了延水，先是中共中央，那是楊家嶺，有一所全用石砌的大禮堂，可容二千人，但沒有一根支柱。毛澤東住在棗園，朱德住在王家坪，那是全延安僅有樹木的風景所在地。

這一行人在此僅有一夜的逗留，次晨即應他去。先到了招待處，然後又到中共中央去開晚會，途中已然暮色蒼茫，惟獨作爲馬歇爾行轅的美軍聯絡組的所在地燈火通明，那裡的發電機正在隆隆作響。

在舉行晚會之前，在餐廳內先有一個較大的宴會，賓主共有十桌。用來照明的是馬燈，在室

外，一輛大汽車的車燈也開了，引導着客人的集中。雪後的延安，地皮上非常鬆軟，田野的肥料氣偶然的飄來。解放日報上說：他們要提前春耕了，此時此地，正看到延安的春天。

所有留在延安的人物都出席了。毛澤東，顯得比過去更健康些，穿着咖啡色毛呢中山服，面孔黑黑的，領子照例不扣，朱德穿着一身剪裁得滿整齊的黃呢軍服。和霽得如一老嫗。邊區主席林祖涵，髮鬚銀白，徐特立穿棉軍服，七十老翁頗有童顏鶴髮的樣子。謝覺哉，邊區副議長，結實實的老人。王明的顏色比較憔悴，據說是近來鬧着心臟病。邊區秘書長羅邁和軍委會聯絡參謀郭仲容，都是身材高大，軍人氣魄。我和郭少將談起這裡的人物們不久將全有離開此地的可能，他說：

「就連我的人，也是一個接一個的調到執行部去工作，剩我在此地成爲一個光桿了。」

每個餐桌都有一二主人，其中有的桌上便是女性，那便是毛夫人江青，朱德夫人康克清，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和李富春夫人蔡暢。她們一律穿着西式短服，與棉軍服的女同志已大不相同，而蔡大姐則著戎裝，有雄赳赳的丈夫氣。江青女士從在飛機場上迎接馬歇爾的一霎那起，不論到那裡，她都形成爲一個中心人物。她頗長，秀麗，活潑，北方人但有江南的氣息。她方從重慶醫牙歸來，她說「重慶的物價嚇死人」，她又說在那裏看了兩次話劇很不錯，記者問她今後是否還要從事話劇演出，她想：「想說道：

「如果團體要我去做，我就做，如果不需要，就不做。」

有一位朋友問她不想上海，她表示有機會也要去。又有位朋友跟着便說：「趕快催促毛先去南京您就可以到上海了。」江青整了一下她那件黃呢軍服大衣，略為凝神一下，很自然的嫣然一笑。

這時候，桌上幾道，酒過幾巡，毛澤東以主人資格站立起來，用一種很不通俗的湘潭話致辭了，解放日報的總編輯余光生用很流利的英文傳譯着：

「馬歇爾元帥：張治中部長：你們促成了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業，和平，民主，統一，團結。」

「我代表中國共產黨表示感激，願保證以最大的努力來執行這三個協定。中美合作萬歲！國共及各黨各派合作萬歲！我敬祝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元帥健康！」

馬歇爾元帥的答覆是沉重的莊嚴的舉起杯來：

「向中國人民敬一杯！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

三月四日的夜晚，九點鐘，延安中共中央的大禮堂的晚會，是一個歷史性的集會。中共七全大會的標語還高懸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兩邊分掛着毛及朱的巨大油畫像。

朱德首先到戲台上致辭，首先表示中國四億五千萬人表示感謝馬歇爾元帥的來臨，他代表中國共產黨願意在蔣主席及執行部指導下完成使命。

「不可否認的，在中國和平民主統一建設的事業上，還有許多障礙，許多困難，這些障礙因

難，使停戰協定至今在有些地方還沒有實現，政協的決議所遇到的困難更多，因此中外輿論預料整軍方案的實現，一定更不容易一帆風順。

「但是，我們對於中國的前途始終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國共兩黨的團結，各民主黨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加上中美的團結與美蘇中各大國的團結，一定能够戰勝一切困難障礙，一定能够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國家。中國一定能够與美國，蘇聯，英國及其他友邦親密團結，鞏固遠東的和平與世界和平。」（全場大鼓掌）

馬歇爾跟着在大鼓掌中走上講台，他在某一些方面的表情絲毫不像一個軍人，他決不在高視闊步，而是低着頭，慎重到像怕踏死螞蟻似的在很穩的走着，當說到緊張處，眼在瞪大，嘴唇一弩，兩手在緊握。他很用力的說：

「朱總司令談到關於中國和平，民主事業及實行軍隊整編方案的困難，這不是使我詫異的事。中國的幅員是如此廣大，交通是如此的不便，還有十八年來的對立，那麼這種困難當然也就不足爲奇了。不過，最令人驚奇的倒是短短時間內所造成的停戰局面，及交通的恢復，這種奇蹟乃是由於雙方的好意與諒解所製成的。」

「張治中，周恩來兩將軍和我這次親到各地視察，就是要爲了我出困難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我們每到一地，都獲得保證和平，恢復交通，讓人民自由來往和生活的允諾，我今天更自毛主席得到保證：（周恩來將軍也向我這樣保證過），中共用一切力量加速使各地情況恢復常態。」

「我覺得重慶的官員們也沒有問題，令我詫異的是一些年輕的人，他們的這些反應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應成爲過去了。我很快活。我們要進一步到一致有意義的工作。這就是整編全國的軍隊。這一步如能實現，人民負擔可以減輕，大批士兵回到正常生活，以往的各種問題，盡可利用立法和輿論來解決，而不訴諸武力，這樣就可使中國得到全世界的尊敬。」

「一個外國人這麼坦白說話，好像有些不適當，但是我的處境有三個特點：（一）我是來自與中國有百餘年友誼的美國的友人；（二）我是中立的地位，我沒有自己對自己衝突了十八年；（三）我是被中國請來參加軍事三人小組。我這個解釋的後面，就是我不能不坦白說話，使中國早日脫離混亂。我非常高興能到延安，謝謝你們諸位的招待。」（全場大鼓掌）

張治中部長一再遜謝，不願意起身講話，最後在大鼓掌聲中，不能不立起來。他上了講台，摘下皮帽子，亮出光頭來，用安徽土話很重的說：「兄弟到這裏來一共三次，第一次去年八月二十四月來這裏迎接毛先生赴渝；第二次十月十一日陪送毛先生回延；這次則是陪馬歇爾元帥來訪問毛先生及朋友們。」

張部長跟着指出，第十次是以滿腔熱望從事和平團結；第二次則在雙十協定，奠定了和平統一團結的基礎；這一次，由於偉大的馬歇爾元帥的幫助，更有了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及整軍方案。這六個月來雖然不能說沒一度惡化，到今天已經忽然過去了，而光明已看到了，國內的和平得到了堅固不拔的基礎。

「我以政府代表向延安的朋友們保證，我們簽訂的這個協定，可以說促成民主，團結，統一，和平的歷史性的偉大文件，政府一定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付諸實施，貫徹到底」。（大鼓掌）

張部長又說：「兩黨對立了十八年之久，朋友們，這不能說是太短吧，我們以最短的時間結束了對立，這不能不感謝美國的幫助，政府蔣主席的領導，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全國四億五千萬人的要求得到了共同的結果。」

「中國是五強之一，可是我們愧對這名稱。要造成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以三十年至五十年來和平建設。今天，我們很快活；黑暗過去了，光明來到了；破壞過去了，建設來到了。路上我看到這麼一個標語：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新中國萬歲，讓我們重複高呼這個口號：「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新中國萬歲！」

「最後，我還要說一個笑話，我剛才已和毛主席談過，將來你們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寫上一筆：張治中三到延安。完了。」（大鼓掌）

這一番話能不能成爲一個歷史上的文件，目前尙沒有人能夠知道，但是馬歇爾將軍已經表示過，如果內戰不能迅速結束，中國經濟上將遭遇了總崩潰。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實施，便能如輪似的推進中國的和平局勢。

晚會的歌舞節目第一個便以腰鼓形式來歡迎馬歇爾，男女八人，用民間形式來唱道：

「國民黨，共產黨，中華民國的雙臂膀。……」

「國民政府蔣主席，全國人民都擁護。……」

「民主國家就要建立起，馬歇爾將軍美名傳千古。」

國共兩代表，抗戰史上美名標……」

歷史立刻便被用戲劇形式反映出來，多少人都在想，希望今天不是戲，而是歷史當真推進了
一大步。中國兩黨已對立了十八年，這種和諧的空氣，應當認爲是這十八年來的奇蹟。

十 「中原戰事」以前

政府代表們到了漢口都很快樂，因為戰爭距離並不太近，而且中央大軍正包圍着中共的大軍，這個優勢是黃河以北所沒有的，所以「中共要求到安徽五河就食問題」沒有討論了，這個不祥的尾巴，拖成了兩個月後的中原大戰。

馬歇爾在那天的晚會上却仍然用誠懇的聲音來先開玩笑道，「今天張部長要我少說話，因為我昨天在延安着了涼。我很感激這種親密的友情，我很奇怪，爲什麼我的朋友周恩來不也這樣也來勸我呢？」

大家聽了不免哈哈大笑。周恩來坐在另一邊也笑了。

「我非常滿意，看到朋友的真誠，用真誠來執行我們一切協定。特別是方才郭懺將軍的表示，謝謝他用合作與努力爲全中國求福利，在混亂的衝突中，同時我又得到李先念將軍的一封信，是請到美方代表福特上校雖然離此，但格利夫上校來了，我們是一樣表示合作，在悲觀的情態下

，又給我一線光明。」

郭懺與李先念並坐在馬帥對面爲主人，至此相對看了一看。這是馬帥的習慣，他要解釋什麼，總是先從故事來開端。

「方才我已聽到中央政府與中共之間的有成就的報告，我聽了感到滿意。這個經過是有困難的，但比起我們將來要作的事，就不能算是困難了，因爲這些困難，只是一個開端。」

「這五天來，我們作了一個一萬六千華里的旅行，每天平均要逗留兩處地方。到處都有困難的事情在發生，但我們却是互相商討，以求能夠解決。自從停戰協定公佈以來，這幾個星期好像是過得很長，但事實上，這是歷史上稀有的廣大區域，而且更給我們一種解決的方式，按照在紙上簽過字的條文來進行。我到是非常興奮地感到，這件事執行得反而太快，雙方都能遵行雙方最高當局所決定的方案。」

「我是在這樣想，過去沒有一件能比我們今日所作的更合邏輯，更有效率，使世界看我們依此途徑而得到統一，可以這樣說，過去一個月和將來兩個月，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時期。」

「悲觀論者，懷疑論者，以及頑固派，他們的存在不是沒有理由與客觀上的基礎的，但今天却顯然已到這樣的一個時候，個人却決不能阻礙全民的福利，尊嚴及其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來說明，既然由軍人打仗，到了得有協定，爲何不由政治途徑上取得協定呢？」

「對於中國問題的處理，在這一次長途旅行中，我已談過多少次了，我是中國的友人，中美又有一百多年的合作歷史，中國很能理解美國的情感，而美國也知道中國的需要。我常說「我們不要專我爭論，我們應我瞭解」，我的惟一願望，即是求彼此間的相互了解。」

「我用這麼肯定的態度來說話，就是因為我和中國有這麼深的關係，我不相信一個擁有如此深切關係的人，不能把這件事情辦理成功的。」

「對於今天的招待，我說了如此多的話，在我內心是高興的，我要向張部長來道歉，他叫我不要說話，而我這却說了這麼多。」

於是又是舉起杯來為「中國人民乾杯！」

整軍的工作似乎就要開始了，但是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整軍不是符號的改編，」張部長有一次就這麼說，「把十八個師改為六個軍，希望在十八個月內完成十八年所沒有完成的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而且整軍不能分為中央師或中共師，我們現在這麼作了，我們用的是目前這個整編方案的名義，不用那個周恩來所提的軍隊國家化方案，其原因就是如此」。周恩來却告記者說：「中原的包圍局面應當首先開始解除，不然一切還是空談」。

在鷄尾酒會上看到李先念將軍，這位新四軍第五師長，是一位瘦瘦禿頭軍人，抗戰之初就到了鄂北，歷年苦鬥，到勝利前二年，因河南的國軍大敗，才使解放區域日趨擴大，從敵人手裡獲得了更多的武裝。一支部隊，前河南人民抗日軍，即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王樹聲部，一支部隊

，是一二〇師三五九旅王震部，先後合流，而後者的前身亦即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曾在延安暫編，開到鄂北，又在勝利之前，以三十八天的行軍來去廣東，沿途所受的打擊，及幹部的犧牲是比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更爲慘重。

「我們在被包圍着」，李先念說：「不能移防，那就只有餓死」。

中共解放的「中原軍區」被包圍的地區爲：（一）鄂東區——包括羅山信陽以南，光山以西，黃陂以北，平漢路以東的地區，（二）江漢區——包括安陸雲夢，天門，京山鍾祥等縣，處於犬牙交錯之中；（三）鄂南豫北區，應城，桐柏，隨縣，中華山一帶地區，政府軍可能集中三十萬人，分別作有計劃的大包圍。中共要求有一出路或者是給予接濟，後來張治中核准撥一億元來購糧，但是軍隊絕對不要自由行動，「行動就一定發生衝突」，郭懺也這麼說「何況是通過幾省到五河去」！

漢口充滿了有把握的殺聲，將軍們的面上一掛滿了笑容。作爲招待貴賓的「楊森公館」是加意修整的，甚至連屋瓦都換過一些，但却忘記了自市區到郊區的馬路也應有同樣的修整，新式的流線型汽車在泥塘中跳舞，貴賓們在車中皺眉。漢口市爲了這貴賓過路，甚至將抗戰之初隨大軍撤退的馬路陰溝上的生鐵板也復了原，自然，這筆招待費是出在每個漢口市民身上的。就在這一天，漢口有水也有電，大旅館也不至於有半天臭氣沖天，廉價的舞女野鷄臨時也停止活動了。

過去在延安爛泥灘的屯壘者，今天是中原軍區的參謀長王震將軍，在聚餐時候恰巧聚在一起

，這位有霹靂火性格的湖南人，待人接物，却也不易可親，不像是傳說中的模樣。他不敢喝過多的酒，他說，有一顆子彈潑留體內沒能取出，却不願意來過份刺激它，以增加自己的痛苦。

我問他爛泥灘是怎樣變為一個生產的樂園的，整軍之後，中共的部隊是不是以這個模範區為標準而加以學習，為生產計，你是贊成士兵歸農還是歸工？讓士兵怎樣有組織地還鄉，政治力量怎樣與它配合？

王震將軍似乎很願意別人多知道他的經歷似的，他說了很多的話，而且不時地發笑，表示決定的點頭。他表示中共一定執行整軍方案，而土生土長的老百姓也沒有不願意早日回家的，問題只是在政治上有保障，不然就要被包圍與殲滅了，他這次到廣東去，迎接盟軍登陸（當時以為盟軍與我軍合作的第一步，一定是收復廣州），犧牲了不少的好幹部，說起來他很表示痛心。他在掛記延安的一切，從延安出來的人似乎都有這樣的一種依戀。

「對於兵工，我們一定要尊重他們自己的意見，旁邊人才能起了領導作用」，他要士兵從事生產的作風是民主的，除了歸農之外，他讚成有計劃地從事技術學習，或者從事於國防建設。願意歸農的，你也不一定非要去作工。

有人這樣幻想，整軍實現了，廣大的解放區依然是有組織的，再加有槍的，或無槍的武裝力量回來作「在鄉軍人」，民主一定要站在這一羣人一邊的。我把這一種意見說他聽，他半天才說：「政黨是應當替老百姓服務的，為何不在就地實行競賽呢，解放區到處實行三三制……」

徐會之市長這時候忽然舉起杯來說：

「酒，多一杯吧，我告訴你們這酒的來歷」。

他報告這些美酒是在武漢撤退之前，就因為手續不清被封鎖一個倉庫中的，想不到八年之後啓封了，居然還存在那裏絲毫不動。這些酒，不知道是幾百年的老白蘭地了。從這個小故事上說明了一點，是不是敵人的接收還沒有我們的澈底，敵人的對象在事業，我們的對象在物資。

漢口又給馬帥一個特別招待節目，就是聘請有名的女高音管夫人唱歌，在散席之前，蔣緯國特地趕來握手，他是此地的一個部隊中服務，不久到北平去。馬帥聽了管夫人的歌後忙和他握手道謝。事後他對人說：「中國是如此的大，人才是如此的多。」

次日這三人小組回到重慶便結束了行程。

附錄

馬歇爾

——我國史上空前的貴賓

二十年前，駐紮天津的美軍第十五步兵團（The Fifteenth Infantry）裏，有一位馬歇爾中校（Lieut. Col. George C. Marshall）。他勤奮好學，謙恭沉穩，對於自己的前途充滿了遠大的自信。然而，說起來怕不但別人不敢相信，恐怕即他自己也決想不到命運註定二十年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在他寬廣的雙肩上要佩上輝煌的五星帥章（在美國史上，陸海軍從不設元帥，唯一無二的例外就是潘興元帥，那是爲酬勞他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特殊功績，當他退役才破例授與的。）當然他更難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他將成爲對全世界具有偉大決定性的極少數人物之一。而尤其想不到的事，就是當他再度訪問中國的時候，他是以太使的身份，肩着七八萬萬中美蘇各國人民的希望與運命而來的。這一切，說明了運命之奇異性，同時更說明了馬帥之

不平凡性。

拿破侖曾經說過：「每個士兵的背囊裏都可能有一條元帥棒。」這在盛行英雄主義的十八九世紀自然是不錯的；但是，在這徵兵制度通行全世的現代，尤其在進階制度那樣謹嚴遲緩的英美國家，由士兵裏產生元帥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即使是由士官出身而終於爬到元帥的地位——武人當中的絕頂地位者——，也必定是極了不起的人物。

美國人常愛說六年前馬帥之越格當選為參謀總長——實質上等於美陸軍及陸軍最高統帥，故又號稱 No. 1 Soldier——乃是一種降福美國或降福世人的天意。這就是說，當克拉格將軍 (Malin Craig) 於一九三九年夏四年任滿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居然會挑中了他——一個沉默謙遜，從不出風頭的准將 (Brigadier General)，而在上面還有着三十四位資格老，地位高的中將、少將、准將、都沒有被選中，這不是特別可注意麼？

其實，他們忘了兩點。第一：唯巨眼能識英雄，羅斯福總統具有識人「巨眼」。第二，這個才能超越而屈居人下的將才，雖然向不誇張，向不活動，（除了在一九三五年他因袒護三個蘇聯飛行員在溫古華不時降落事件惹起報界公憤外，幾乎二十年來從未在報上顯露頭角。）但是在陸軍部內真正的「識者」之間，早有定評。因之，他之由一星准將一躍而為四星上將 (Full General)，是使得那些「先輩」心服口服的，而且許多軍人常說沒有比他更適當的人選了。

關於他的超越的資質與能力，我們很聽見一些。例如他的先輩哈戈少將 (J. Haggood) 曾盛

贊他具有成吉思汗、漢尼拔（Hannibal 古代迦太基名將）和傑克遜將軍（Stonewall Jackson，美國傑出將才）等人之特長於一身。關於這點，另外有一位貝爾將軍（Gen. Frank Bell）也稱他爲「自傑克遜以後的美國最偉大的軍事天才。」又當潘興未退役前，亦曾有人問他：「你以爲誰是美軍人裏面的最優秀者？」潘興說：「當然是馬歇爾上校啦！」

比較最切實的批評，就是與麥帥在西點軍校同班畢業的約翰生將軍（H. S. Johnson）。他在馬歇爾當選參謀總長之後，向生活雜誌投稿介紹並且批評這位不太爲人知的人物時候，特別稱揚他的勇敢，沉穩，公平，仁慈，不矜持，不誇耀，並且「冷靜犀利有如一柄外科大夫的解剖刀。」這幾點的描述，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因爲在目前這樣複雜微妙的時局之下，而馬帥又担负了重要艱鉅的使命來華！

與許多成名軍人一樣，馬歇爾曾身經兩次大戰。當第一次開始的時候，他是以上尉階級從軍，以戰功累積至上校。最值得人們稱道的一件功績就是當他擔任美國遠征第一軍的戰運部長的時候，他以不足兩個星期的功夫圓滿調動五十萬大軍和二千七百門大砲由聖米海集中於穆斯河最前線，實行總反攻，而不爲敵人所覺。這種鉅大的成就適足以表現其超越的計劃與組織的能力。

但第一次大戰的結束杜塞了他的晉升機會。美軍由龐大的機構急速緊縮，而馬歇爾的階級也由上校縮回到少校。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間當在華北駐勤的時候，他是中校階級，時常往來或遊歷平津及東北各地，以他敏銳的觀察力和謙虛的心情很獲得了許多中國事情的心得。可惜的是當

他被調回國之際，是正當中國革命高潮方興未艾，北伐之舉尙未竟全功之時，所以未及眼見中國的新動向，而於日寇在華北的開始蠢動也有未經目睹之憾。

但這都不妨礙其對中國之正確認識，蓋馬帥不但始終對中國具有深切的同情心，且素常不斷研究東方的各種問題。他是國內有數的遠東通，平日甚至夜間得暇時，總願在家裏靜讀關於中國與菲律賓種種的故事書籍或與三數友暢談這類問題，而懶得外出作任何盛大應酬。此馬帥次重遊中國，雖云時隔將近二十年，但中國對他決不是一個生疏之地。尤其平津一帶，對他可謂爲舊地重遊了。

馬帥在一八八〇年生於賓雪凡尼州之聯盟城（Dodge City），本年六十六歲，已逾退役年齡。但以他之豐功偉績保持現役元帥的地位，以迄終年。

馬歇爾，這個碩長（體高六呎）堅實（體重一百八十二磅），深沈而冷靜的軍人，在過去六年餘的任期內，業已完成了兩項偉大重要的任務：第一、他在情勢混亂危迫的二年（三九至四一）中以超人的努力（常常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及超絕的才幹，一分鐘也不能荒廢地完成了美國史上平時（Peace-time）最大的擴軍。根據P.M.P.計劃（自衛總動員計劃），他把一個二十一萬四千餘人的職業化的落伍的小陸軍擴大成爲一個一百二十萬人的最現代化的國民軍，其中計包括步兵師四十五、騎兵師六、裝甲師八。這件任務的完成，一則使美國乃至西半球免於希特勒的威脅，二則亦使美國對於不可避免的參戰立於較健全較有利的地位，它的成功自然是美國全

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結果，但是那身居參謀總長之位，要負責決定「全軍應該作什麼，應該有什麼，並且如何去作，如何去有。」的馬歇爾將軍，無疑當居首功。

第三，他在三年八個月的血戰中，雖然未嘗親臨前方指揮作戰，但他在戰爭當中所負責任之重大；對於全面勝利所佔關係之比重，恐決非任何人所能比擬。他是美陸軍三大部門的最高首腦，他是指揮五百萬陸軍九個戰區總司令的總司令，也是指揮十萬架飛機十六個空軍集團的司令官的最高司令官。對於大軍的行動、計劃、生活、安全、他負有最高和最後的責任。同時，又對於中、英、蘇、以及許多大大小小的盟邦的戰況與需要必得時刻考慮。他必須與白宮、國會、國務院以及海軍等等各部門作每日無間斷的連絡。這樣重大無比的任務，他居然舉重若輕地完成了，從沒有看見他手忙腳亂，亦沒有聽說他因勞致疾。原因呢，怕只有勝任愉快來回答吧。

現在他又負起第三個大責任來了。馬帥原已功成名就，原已屆退休之齡，然今次仍萬里跋涉，為我們設法解決複雜困難的一大問題，而且獲得圓滿均或說。我們能不感到慚愧、感激？

我會仔細想過，在我們的歷史上，似如此的一位貴
就他本身的重要性抑或就其時代
的重要性而言，是否有比今次來華的馬帥更甚者？我
終下一斷語：的確是沒有。

（郭傑）

開
端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那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
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見「雙城記」

28.6
53

